經山集 三

經山集卷五目錄

疏劄

經山集卷五

東萊鄭元容善之

疏劄

檢閱援舘規疏 戊辰

伏以臣於昨日荐違召命之下恭竢嚴誅之加而天度寬大特垂假借郵罰不及庚牌三臨五內震迫罔知攸措他不暇顧隨詣禁門之外則時値下鑰疏籲路阻雖欲冒沒進身其道末由竟又逋慢罪上添罪諒出於不獲已而滿心悸恐徊徨達宵乃者不惟不罪之也恩庇轉益隆摯禁推之典特爲分揀宣召之

命朝又繼降臣雖稚騃矇迷百不猶人猶且知感激
洪私怵畏義分顧何敢更思逡巡以竢駕履而館規
所在不宜自臣廢却故竊附故事控實猥煩伏惟
聖明垂察焉下僚之事右僚之不得替當館規即然
故下僚若徑出違牌則右僚皆援例陳章初不以瀆
撓爲惧者誠以成規之不敢毁劃也顧今日舊僚新
選濟濟布列左右豹直自有其人臣忝右僚替行下
僚之事冒就清禁之直則竭蹶趨承義或似然壞損
規例罪實難貫茲敢冒罪陳章仰瀆崇嚴伏乞 聖
明俯垂鑑諒亟遞臣職以存館規仍治臣罪以肅朝

綱焉

答曰省疏具悉上番之不爲替當古例雖然今則自有經權爾其勿辭即爲入來就直

玉堂陳勉聯疏庚午

伏以臣等昨伏見大司憲金履度疏批下者首尾百餘言懇惻明正洞示嘉納先之以從諫如流之意繼之以不言者慨然之教臣等擎讀屢回衷情自激惶汗浹背通夕繞壁耿耿不寐惟我殿下容諫之量求言之誠即匝域臣民所嘗欽服然而仗馬不鳴臺烏多噤莫近日若爲識者憂久矣今者都憲一疏誠

朝陽之鳴鳳而轉環之　聖度至有極諫之隆諭此
誠淬礪振作之一機會也臣等欽歎喜聳繼之以蹙
蹙然靡措顧臣等以其職則論思也以其任則補闕
也有事必陳納君無過之責臣等與憲長同無間也
武藝抄隊事臣亦側聞於風傳且有日矣澗劣聾瞽
未及出一言執論一則臣等尸素之罪也一則臣等
含默之罪也有臣如此將焉用哉兹敢聯章訟辜恭
竢重譴惟　聖明亟斥臣等之職以懲不言者之罪
焉仍伏念武藝事都憲旣爭之矣　殿下旣從之矣
臣等不須到今覼縷而試就　聖敎中多致臨監事

言之夫武士之試射也軍兵之較藝也直一將臣之職也而前者竊聞多有後苑親臨之舉而承史不入朝臣莫知徒與韎韋近習之屬以作臨觀遊娛之具廷臣則罕接而此輩則頻御講筵則罕開而此舉則頻行廟謨則罕與講究而技藝則頻爲臨試憲疏所謂厭薄廷臣云者誠是直言也　殿下既使臣等言之目今可言之事奚止一二而請就急先務最大本而畧陳之何謂急先務賑政是也諸道百萬飢民嗷嗷顑頷日甚一日里落殆空烟火不接捐瘠餓殍相續道路可驚可憐之說喧及都下此誠遑遑汲汲晷

刻難支之勢而昨冬以來廟籌多疎既無先事之備
亦乏務實之惠惟以西路之移錢自歸西江之斗水
豈有賑政而以錢不以穀者乎意者使南民而有錢
則可貿舟商之穀而今聞傳來之言則商船所泊飢
民競攫莫可禁切故米商相戒不肯行販此固事勢
之似然而若無穀可貿則雖使積錢如山民將奚食
且聞東峽稍稔之諸郡立牌禁商不使斗穀出境其
在官司者各爲其民之道誠或無怪而自朝家視之
則實非裒益之道而無異遏糴之患也大抵下民至
愚而神使之洞知朝家恤焉如傷救焚拯溺之至意

然後心可以固結死亦無憾恨而今也退而視田野之間則有危亡不保之狀入而視朝著之上則恬然晏然殆無歎爲有若太平無事時氣像民安得無怨而怨必有所歸矣若於似此危急之時使小民而不知朝家之德政則於他日親上事長之義將何以責之乎伏願　殿下頻接廟堂諸臣益究賙救之實政急講裕食之方策而至若商船來往及稍稔處交貿等事並令量宜關飭俾此飢民咸知拯救之至意焉

何謂最大本　聖學是也君德之成就國家之治安專係於聖學故　祖宗朝傳授之法是爲之基耳猗

歟我　宣祖大王雖値西狩之時猶有枕戈御講之詩亦粤我　英宗大王雖於大耋之年亦勤三講之工朝晝時刻每多相續寒暑例停亦不許稟於戲我兩聖朝再造區宇之豐功五紀治平之隆化亶由於斯惟我　殿下自冲年而嗣服承艱大之丕業典學尤重咨治尤急而例停反多於講日一講只出於備例筵儀簡嚴情志無可孚之道辭敎淵默咨訪無傍及之擧賓對常叅有名而無實承宣接對暫入而旋退民生疾苦何由而上達時事得失何由而轉聞乎雖使　殿下聰明無一或漏其在好問察邇之道得

不有慊而況今閭閻艱窘之狀小民怨咨之情　殿
下不得以盡燭矣臨御已久政令已熟八域望治日
以拭目而夫何天灾時變無歲無之民憂國計去益
罔涯況今春旱太甚麥農多慾羣情繹騷止泊靡所
此尤不自暇逸厲精勤政之時而燕安悠泛只事循
常當此春秋鼎盛志氣剛健之時而猶且如此則將
於何時而望聖學之克勤治功之大成耶夫人主非
臨朝則卽燕閒也非接臣隣則卽親宦妾也近日以
來召接旣罕進見有時雖禁省密邇之臣或屢日屢
旬而猶未得一登前席則惟彼疎逖遐外之臣尙何

言哉然則是 殿下惟燕閒是好惟宦妾是親君臣否隔上下截遠志士爲之解體識者爲之噤口自古明良治理之世決無似此爻象而天地交泰之義亦安在哉雖以日前三日製事言之夫節製試士親臨科次即國之恒典也今番則只令文任考編以入此等常行之事 殿下之厭接臣隣猶如此則其於相須交孚之道尚何望哉此今日廷臣之所共憂歎不已者也伏願 殿下克立已志大加警惕頻開法筵勤接諸臣以爲法先裕後之謨焉臣等忝叨經幄每陪筵席而學識空踈聞見寡陋旣不能先事開導禆

益一分今當求助責難之會徒致陳腐之說尤增悚
恧罪無所逃惟 聖明勿以人廢言焉
答曰省疏具悉爾等所陳眞是鐵中錚錚之言也可
不體念科試代行適値夜深而然也武射臨視非徒
抄選而然也節試有限因爲設施之致然爾等言直
當益念疏陳諸條矣
辭副校理兼論賑政疏
伏以臣蒙騃愚劣百無肖似徒藉先蔭早竊科第偏
蒙洪造歷敭淸塗翺翔乎秉筆之班聯翩乎橫經之
列癃疣百出醜拙畢露而曲加恩庇尤罰不及每一

循省感極而悚才智淺短報答無計惟以夷險不擇奔走爲恭爲一半分報效之術前後除旨視若固有諸般公役如赴樂地者是豈有絲毫堪承之望而然哉第今情私悶隘不得不呼籲臣自月初偶患關格頑積衝亘冷氣內肆腹部有時刺痛滯泄有時瀉下登溷頻數食飲全減當此番次苟艱之時萬無逐日陪講之望左右思量惟有早自變通不至公私狼狽伏願特垂矜憐亟遞臣職俾得安意調治千萬幸甚臣於乞免之章不宜贅他而適有一得之見敢附無隱之義惟　聖明垂察焉臣於昨筵伏聞左揆以兩

湖移錢事奏請除耗而特下恩言不少留難其愛恤饑民之至意孰不攢頌哉盖今番兩南賑政之以錢移劃者非不知廟堂萬不獲已之舉而揆以賑政終欠實惠且聞竟以無穀可貿果至於以錢分給云假令今之詳定價每石爲三兩而使民受三兩則是受一石也官給一石之名而民得半包之惠者已是有欠於賑貸之本意而且還政之法春給一石則秋徵一石若使今秋豐稔一石之價不踰於常定則亦似便好而或多於常定且倍且簁則使受半包之窮民數月之後徵納數三包之價實非拯救助恤之政其

所以貸乃所以斂其所以賑乃所以徵利歸於公害歸於民當此大賑之時使此哀痛僅延之殘民徵出一石三倍之價豈不悶宽之甚乎臣意則觀秋成之豐歉米價如過踊於常定則以錢還徵以作常定充代之地則於公必無少損而於民必有大惠待後日賓對下詢大臣爛商措處俾窮民得蒙實惠焉

辭　奎章閣直閣疏 癸酉

伏以臣於本月初八日伏奉敎旨以臣兼　奎章閣直閣校書舘校理臣聞命驚惶莫省攸措而牙牌隨降令臣入謝事體自別不敢違辭謹隨諸僚後詣闕

門前謝恩秖受仍伏念臣才非適用學未通方徒荷
先蔭早擢科第偏蒙洪私歷敭榮塗兼管蘭省横經
文陛霑沐雨露依近日月隆庇厚造與天無極龍光
遍身一門感祝而十載班聯之間未有絲毫之勞仰
答河海之渥中夜循省惶汗自浹而惟以陳力奔奏
爲一分自效之道前後差除未嘗言私不意今者眷
錄彌隆職任愈重揆分度能太不相稱臣若徒懷戀
榮之心不思量入之義則不衷之失猶屬臣身其於
玷淸簡而累名器何哉昔我 先大王之設置是閣
也倣舊刱新愼揀乃僚典 列聖謨訓之垂掌羣玉

圖書之藏琬琰鍾磬賁飾文化冠冕玉珮羽儀朝著
苟非當世英儁之士才足以黼黻王猷學足以發揮
鴻藻則莫宜居之故遴選之難愼尤非他職比也臣
伏見宋朝故事纂奉太宗御製文集於龍圖閣也以
杜鎬官之纂奉眞宗仁宗御製御集於天章閣寶文
閣也以王摯呂公著官之此三人者俱是當日之鴻
儒碩匠而首擧於宸翰撰莊之時者其極加掄選也
審矣於戲我　先大王學貫天人治法三王道德光
華發爲文章雲漢昭回日星森羅而今　殿下聖孝
出天寓慕羹墻特令內閣監董印進又命備員而掌

其役是宜尤簡廷臣之儲望宏識如盛宋之諸學士者而及其華誥之誕宣反及於如臣之顓蒙愚騃者未知何爲而有此誤恩也居淸朝寵遇之職掌御製校印之役常情之所至榮也義分之所不敢辭也苟使臣有一分堪承之望則何敢爲一毫飾讓而尨礫之器不可以代珪璉之用鈇鑕之斧不能以斲梗楠之材其必僨壞而不勝任不待知者而決此臣之所以惝怳蹙惕歷日而不容已者也與其被負乘之愆於他時毋寧暴濫竽之實於今日左右思量躊冒無望玆敢畧控短章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俯賜鑑諒

亟遞臣新授職名以重公器以安賤分焉

辭吏曹叅議疏己卯

伏以今早天牌及門以吏曹叅議召臣臣奉旨怔營以慚以懼臣聞惟名與器昭辟攸愼量才度能具臣知戒今臣所叨吏議之職是何等名器也而殿下乃舉以畀之於如臣不才不能者臣又不顧量度之義而遽進焉則是一舉而上下俱失也臣豈爲是哉自周制六典迄漢唐宋六部六曹皆以天官爲重或下大夫二人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卿士之功能以稱四詔或左右侍郞佐貳尚書之事攝遷敍考課之法

以昭九格盖我朝吏議之職亦是也而自昔代遴選之難所由來者如此矣必其人公允明達清慎敬讓式鑑胥吏人法並行上裨王政之砥平下補尙書之闕遺宏聲偉績蔚然可名故前稱裴馬後有杜姚今人雖不及古乃分職責任之意即昔代之所共由而行也臣久處邇密常以堯舜期望我 殿下哲於知人欽於命官惜名器以資磨礪進才能以備器使百工無曠庶績咸熙而今乃擢臣於羣彥之中與聞於銓綜之末議臣之不稱之譏顧不自恤竊恐世之持清論者議今日官爵人之政也臣藝不能以名一器

無足以受大早倖玷籍曲荷隆庇清塗華轍出入禁省居然與當世之學士大夫綰帶飄裳遊經幄雷肆之列序圖書鍾磬之府蓮燭綾衾每獨循省我 殿下鴻慈厚渥如天如海而顧不過爲寵於臣爲榮於臣而已曾未嘗以纖毫之效少酬獎遇愚忱耿然寤寐如結凡屬執事任使之勞實不敢辭免驅策而若復職名逾峻責任冞重則冒進之懼浮於慢命貽累之辠甚於干威此臣所以聞命踧踖再犯逋傲而不敢進者也悉輸悃愊控辭奏知伏願 聖上慭不可以假之義愚臣守不能則止之訓亟蒙開允遞免臣

新授吏議之職則非但於私得幸在公爲協矣

辭大司諫兼請諸臺遞罷疏

伏以臣所叨之職卽古之諫議大夫也是職也掌侍從規諫出入臺閣侍立殿陛正色直言匡救糾察忠誠有以感尊風裁足以動人四方得失一時公議斯係焉非臣孱駑所可稱塞且前啓聯叅有妨私義以公以私無望蹲冒伏乞俯垂諒察亟遞臣職焉臣伏見近日諸臺以任㸂向來疏事聲討聯啓請正其罪任㸂疏之陰秘巧憯路人所知羣情駭惋諸臺之請核明罪囿其宜耳雖然凡人有罪討之誠可也討之

不以其罪則其罪無名而有不如不討矣臣請一陳之臣聞國之置諫官將以來言也事關君德則無所不言事屬時弊則亦無所不論苟其心主憂愛而言出公正則歷言君德而雖或至於危明而憂治未必爲過極論時弊而雖或涉於耳傳而風聞亦未必爲罪若或假托乎勉君德而暗售嘗試之計則王法以鈇鉞臨之憑藉乎陳時弊而潛逞挾雜之術則君子以鬼蜮斷之誠以其跡似矣而其心不可不誅也其言近矣而其漸不可不杜也今此煤疏爲言君德乎爲言時弊乎爲出於憂愛公正乎爲出於假托憑藉

乎指視所同情狀莫逃朝著方淸而螮蝀敢肆於太陽淑慝自嚴而魑魅忽干於禹鼎拈出許多題目粧成一篇旨意遣辭閃倏用心叵測若將有歸趣而終沒把捉則是欲眩惑乎羣聽也隱然有事端而竟無指的則是欲構誣乎一世也及其避辭出而遁辭莫掩素蓄益露雖使渠敢懷不逞之習辦此敲撼戕害之計自犯重誅罪固難容苟或於幽陰之地復有慫恿指使之類則憂實無窮法又當覈而乃 殿下何爲靳持於諸臺之迭請乎伏乞亟賜允俞以折亂萌焉盖煠疏之可討可誅在於暗售潛逞則諸臺之討

只擧此而罪之固已罪不勝誅而今之疏啓又就其
疏中句語之近似於陳勉者把持分疏斷成罪案或
有句辭之偶遺照檢者或有全篇之都失稱停者而
至於本院新啓尤極費辭不成體段未敢知臚列之
爲何罪懲討之爲何名以此罪之彼其服乎此臣所
云其罪無名不如不討者也知者可以執跡而誅其
心不知者徒循其跡而或疑乎語涉陳勉而獲罪焉
則其於大聖人包容之德將何如也論人擬律何等
謹嚴而諸臺事不可但以不審言請近日陳疏發啓
諸臺臣並施譴罷之典宜矣臣於治疏將上之際伏

聞政院請推臣等相規之來敢不拜受第臣等於昨
夜牌召之下旣進復退亦豈無所因乎雜科時兩司
各一員自下進參例也與文武科臺試之備員受點
有異則承牌者自當出肅而進參違牌者自當呼望
而還出政院之並不呼望視若守例者誠未知何據
也達宵往復進退俱阻輾轉至此莫非臣自輕未孚
之致慚恧轉甚冒進尤難乞被威罰以安私心焉
答曰省疏具悉爾言明白可以曉人可謂得體矣疏
啓臺臣事依施至於任㸌寻欲以不治治之豈不是
欲並生哉之心乎然不可全然無罪姑施永刊仕版

之典爾其勿辭察職

辭嘉善疏

伏以人天和合日辰叶吉　王世子邸下舉盛禮於
迎渭騰𡠾祝於呼嵩小大蹈忭率普惟均仍伏念臣
幸值嘉會適忝邇列以房管禮掌周旋於儀章物采
之間與覩爲榮於分已侈乃承誤恩遽進新資臣誠
背汗顏騂震駭無措卿貳顯秩也星宿班綴履武畧
與相差車服旌異威儀蔚有可象臣顧何德而堪之
逡走常分也冊印宣傳奉行惟命殿陛登降跬步非
勞臣將何功而受之嚬笑明主之所愛辭受古人之

愼戒微物猶然矧茲爵賞磨礪之具乎循名稽實雨無可據臣本顓蒙能藝蔑稱過蒙陶鑄隆渥如天弱冠通籍驟躐清塗歷金鑾之坡而登文昌之府衣緋揷貂居然躋下大夫之列夢寐長依於日月生成徧荷於雨露龍光所被榮輝門闌每自靜省若隕淵谷今又進進不已寘升至此非臣分願所嘗萬一况臣年之不及强仕尙有數歲而童習未已人望無素厠跡簪纓仕猶爲僭顧可擬議於服官政而預國事乎器惜以假服譏不稱則仰玷於擢授之隆典也觴濫必溢行疾易顚則貽累於作成之賊德也臣身私憂

有不暇恤而上念王政爲懼滋大屢遭叅倚無望冒
膺玆敢披瀝衷懇仰干聰聽言實由中讓非飾外伏
乞　聖慈亟命還收臣新授資秩俾公器重而私分
安則終始仁庇之澤非臣殫竭所能報效也

關西慰諭使陳西路事宜疏辛巳

伏以　聖孝格天珠邱卜吉　灤遷啓祔禮儀具舉
愴昔慟今中外同情臣夙備邇密適滯邊城跡阻庭
臨眾增戀結臣之叨承郡寄再閱寒暑私願祗遂於
便養職責未效於分憂日夕以惟愧懼來並向際沴
疾之肆行特玷宣撫之隆旨目對慘狀涕淚自橫歸

覩田野災荒又甚哀衆命之近止念時事之孔艱官燭永宵繞壁屢嘆近諳西情恒抱耿耿竊擬歸奏明光請備裁擇今當修啓之餘若獲可言之會輒此條錄馳郵奏知惟 聖明諒察焉昔之論民物富庶者先數關西而今也獘獘矣雖以耳目之所覩記較十年前凡百貌樣又落下幾層三政紊亂百瘼滋興然政舉政息只在其人軍伍遊疊之不均而苟能查簽其冒錄之類則獘斯祛矣還穀朽峙之俱病而苟能排分乎詳作之際則獘斯祛矣至若有朝家之所不知百姓之莫敢言而害切百姓怨歸朝家實有日後

深遠之慮者卽所謂結斂一事是已西土田政以其久未量之故稅賦輕重固多有失稱停者然改量改定之前惟當守夏府九等之則周室什一之法而已夫何近年以來凡謀支用之費把作生財之道今年用如不足如之何一卜加一文明年用如不足如之何又一卜加一文令其言曰有土此有財結之所納皆有土之民固無傷也又其言曰雖加徵視南土恒賦亦薄乎云爾此皆不見正於經法之論則不待知者而知其不可行者也盖此例未知刱行於何時而比年以來經用大絀戶口多損其勢不得不裕財財

非民不出故寧爲此舉而初未嘗不難慎而不得已者然人情久仍狃安看若故常或有事力輒出茲議故有識之士以爲隱憂至愚之氓輒肆怨言竊恐若此不已則非但大乖於當初制賦之意西土之民豈有緣南畝而樂業者哉已往固不敢輕議釐正而將來猶可以嚴加防禁請自今如或有權卜加卜及結斂等犯科守令則摘發繩以重罪首鄉亦加嚴治之意令廟堂行會各邑刊揭鄉堂俾知爲朝家禁令恐好矣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又曰取於民有制惟聖明念哉西事之殷憂非惟在於田野實在於府庫

之空虛歉荒雖切身而富人則晉矣也灾沴雖傷命
而今後則免夫也至若殘饒俱瘁平居恒憂者即大
同庫一事是已其設立意義實同京司之惠局而各
撲收捧歲入之數皆出民力故謂之民庫貢獻享祀
之需使客策應營邑公用之資皆自是庫放下故會
計贏絀之殊而邑之盛衰民之休戚判焉邑邑事例
雖未及遍諳而勿論某邑槩以一歲應入之數計一
歲爲出之數則不勝遺儲未由虧欠然今之列邑之
守遑遑然皆以民庫爲憂列邑之民盻盻然皆以民
庫爲憂者臣誠左右顧而莫曉也此無他其本亂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大而治天下小而治家莫不有一定之規模出入有恒條科燦然王制之三年用一年蓄亦此道也若使用之不節取之無禁則雖以千乘之富無以支計況一邑之府庫財乎列邑雖各有片紙錄傳之名以事例者然邑各不同例亦不一凡出於民而需於公者邑相若也則邑例之不同而不一者已是開濫冗之端而營下之外又有邑下會內之餘又有會外官用之可東可西私費之似然似否今日謬加署帖明日便錄事例前人失或不察後人牢不可破浸浸然至於莫可爲之境近來爲

道臣者未嘗不以民庫爲務然猛加關飭則互諉以
已例克加察削則潛錄以邑下槩緒利竇傍開層生
互相欺謾不誠無實而已此專由於徒治其末而功
效不立也臣意則各邑所在事例一並收聚上營令
道臣與道內數三守令詳查其當初區劃之數講定
其年內放下之需存削加減使無彼此同異若係不
恒之用亦劃先定之例混蕩許多名色嚴約一副當
規則逐年斂散瞭若指掌如是則奸僞息宂雜汰而
行之屢年庫必有餘財民必受厚賜矣此外又有支
勑庫雇馬庫並此而謂之三庫勑庫則旣有新行定

例馬庫事例亦依民庫改定好矣以民庫加下該守令擔當而亦拘解由事會有癸丑定式刊揭公堂者而近來西守之因庫下拘由臣未之聞焉其間之長虛僞蓋類此而今若確定條例則自袪是弊然亦自廟堂另飭巡營每於守令遞歸之時以民三庫加下有無移關吏曹作爲定式則亦可爲嚴典守之一助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民又曰會計當而已惟 聖明念哉賦稅雖薄府庫雖完名綱一頹人心失和則無所以維持故既庶矣富矣而曰敎之也別等分崇激勸敎之大者也道內之世爲儒鄉者氏

族家世俱各顯著其人如京師之簪纓世祿而爲國巨室者也其任如古之史丞賓佐而貳令出治者也近來任路淆濁甚至賂鬻市井皂儓或坐其席上下相紊貴賤無辨此所謂亂之堦也新鄉勿許自有禁令則朝家之所以慮之者誠深矣而令甲稍弛風習難變編伍執鞭之卒少有錢財輒圖鄉將任空名之帖庸作傳子孫逋丁之藪名分日壞鄉綱日頹而朝廷士大夫不爲哀憐之乃反驅束而馳驟之曰西俗本如此噫西土之保氏族者豈不寃乎請自廟堂嚴立防限著爲新式頒行列邑俾收遠效而盖究其所

以致之本則實由於朝家之不待以齊魯也五十里之滕亦有君子野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夫以箕聖千里之邦先被八條之教而一任其壞亂枳塞也哉公議比行廟飭屢煩槐圈宣薦厥有成命而每經一番科舉只是前日擯于西土之齎嘆含欝反有甚於無是令之前良可惜也臣見本邑遊學之士若父若祖亦多有蔭路顯仕而近也則寥寥無聞亦未知此亦緣何而今不如古也往往有澡躬礪行之士讀書窮理談天人辨王覇蔚爲一鄉之望士而州縣不能舉刺史不能薦爵祿不及名聲不聞甘爲聖世之棄

物則其於朝廷官人之政彔遠之義果何如也臣意則箕城兩殿官中定叅奉一窠令列邑各薦經明行修之人道臣更爲採擇擬送京曹輪差南北士人而計朔內遷如京司初仕之規而出膺百里之任則非但爲激勸興作之方其在得人用才之道亦不爲無補矣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書曰立賢無方惟 聖明念哉今日西路可矯之弊非謂只此而足也不過一舉手一施令之間而行之必有效效之必可遠恐無踰三者言不可若是其幾也而久抱一得屢費三思明知其民事之不可緩物情之不可拂然後始乃敢

進言於 殿下之前伏願俯詢廟堂諸臣裁取進止
焉本府以鐵甕關防設始綦重 列聖朝顧恤之聖
念劃施之恩敎靡不用極猗其盛哉邑弊轉痼府財
俱竭如器之欹正合扶整而非臣庸才所可着手沁
泄度日惟切懍恐第於民庫一事有可以仰請者粤
在庚申壯勇營穀一千二百石因朝令劃付本府大
同庫名曰惠民穀取耗作錢以補庫用誠民惠之莫
大者也其後因籌關移作賑穀及餉穀又劃送灣府
合爲七百五十石至辛未元穀只餘四百五十石丙
子因營關又移作府倉還穀自辛未至丙子耗條爲

三百餘石而已爲民庫之用下者丁丑又因營關移作軍餉盖本府民庫積年有加下而取考廵營會錄則遺儲近萬金此臣向所謂營勘邑簿之不同者也廵營則只按遺儲之簿而以三百石耗條謂民庫儲蓄無用之物而移作軍餉添穀之方本府則以此穀之旣不入於會下無辭可諉因循至今每年自民庫徵出三十石耗條事甚無謂獘實無窮此穀若是元穀餘數則臣亦不敢仰請蠲蕩而只是耗條用餘之虛錄者雖令蕩之元穀已有屬處按簿初無所失伏願另許蕩減則實有符於當初惠民之本意而永有

益於民庫裕用之資矣

答曰省疏具悉所陳諸條令廟堂稟處期有實效民庫穀虛錄事令道臣查簿蕩減後狀聞

辭全羅監司疏 丁亥

伏以臣不孝之罪可謂上通于天矣歲壬午喪父而孤再朞而又喪母而哀酷罰荐禍慟寃纏骨頑不自滅縞縗序變愴焉惚焉倀倀靡至歸抱梓木寓哀墟墓野鳥回翔樹風不停廓然天地餘生曷依明發不寐萬念俱息不意我 聖上念臣往跡憐臣苟活授臣爵秩復備任使府曹除書並及中月繼之以樞密

訏謨之任藩臬旬宣之職臣榮感交並涕泗橫流釋衰服政先民攸行臣是何人敢違斯義況臣甫及弱冠出入禁闥歲月滋久恩情兩深戀主之誠常所蓄積而邇來三載宮外六年居廬跡阻彤庭星霜幾何龍床文石曉夢長繞今旣縻啣進身有階覲耿至願縱不自勝第臣情絕悲臣心甚苦榮塗華耀實所不忍臣父母晩育臣身撫愛已甚顧復之恩鞠養之勞教誨之勤殆有異於人之爲父母子者矣欲報之德昊天無極臣於往日從事仕宦非曰能之爲親養也而親今不在誰爲養乎章服寵命非曰稱之爲親悅

也而親今不在誰爲悅乎高堂乘車人生所樂而二釜之祿不可復逮則曾子爲之流涕列鼎累茵常情所慕而百里之米不可復負則子路爲之發歎惟昔賢哲砥行績學抱經濟之術任君民之責者猶於親沒之後輒皆無意進取如臣愚鹵本乏才能一職一事無可補效今臣去就何所有無毋寧臣永依邱壠脩中不洎之慕固守涯分仰圖不報之報而已見職稱否更何暇論衷情懇迫仰首鳴呼伏乞　聖慈矜閔哀憐曲加諒察先遞臣職名仍刋仕籍俾得以安意展省永遂私願則始終生成之恩惟啣結是期而

已臨疏淚零言不知裁臣無任瞻天泣懇之至

三疏

伏以臣再控至懇再攀溫批臣懇彌切　聖批彌隆

臣一番感激一番悶阨今臣進而受命則車駟旌節

榮寵溢門退而不受命則嶺海金木罪戾累身辭罪

趨榮臣亦常情而再三哀祈若昧分義者必其中有

不得不爾之苦情耳徑寸之珠非庸工所可彫琢七

襄之錦非拙婦所可裁縫今以臣而爲湖南決知其

無是理也臣稟賦孱弱才識昏鈍方其盛壯猶不猶

人荐罹鉅創震剝摧割頑縷雖支精力銷亡百凡家

常漫不省辨若猝然處之以盤錯之地郡縣簿牘霧
列雲屯田軍窳瘼糜亂絲棼臣以何力能剖决無滯
臣以何精能檢察無遺乎其於僨誤理必無倖臣若
不言厥罪何居然而人臣辭官輒以不稱如臣情實
混歸一轍雖以 聖鑑之明何敢望見槩乎且無論
稱與不稱顧臣抱人世罕有之情欲言淚零欲愬心
痛噫人孰無父母受父母恩情豈有若臣身之於臣
父母者哉臣旣不能服勤就養以修一日之職而家
又素貧甘旨常闕臣時顯官心竊有待而臣父母之
撫臣頂而所祈待之者亦以臣致養之竟有日也臣

行負神明一朝孤露千鍾五鼎欲孝誰爲彼卉無知猶有報暉之心彼蟲至微尚效反哺之誠臣今已矣其卉木禽蟲之不若矣設使臣偶縻厚廪於歲深哀殺之後猶不勝不洎之慟况今衰絰纔釋牙纛導前梓栢烟霜寂寞辭歸則臣腸已銷臣心已折觸目悽傷何念及他且人之爲情惟親與君臣遭遇　聖明偏承恩寵托風雲之末遊日月之際金馬玉堂豹尾屬車奉清光而周旋左右者中間歲月亦旣久矣自一出春明不聞長樂鍾聲回首已十星霜耳今若又叱王尊之馭遠辭魏年之闕則五更鼓角何以禁瓊

樓玉宇之思乎寸衷耿耿徊徨抑欝諒臣者憐臣而
哀臣不諒臣者責臣而誚臣雖然臣聞臣下得行其
意君上不枉人情此昭代熙世之事也昔張敞請理
劇郡蔡襄乞知名州王述辭官必不受毛義徵辟皆
不至時主許之來世美之豈不以人臣之於官職辭
受求避各以其情情之所緣義亦無悖而然耶伏惟
我　殿下仁聖惻怛至誠體下凡厥廷紳有懷無隱
無願不遂若臣哀懇尤宜矜恤伏乞亟賜開許汰斥
臣職俾伸其志安意泯伏得以時節展省灑掃松楸
則涵容閔覆之澤豈臣殫竭所能仰酧哉

答曰省疏具悉所懇若是切苦雖或太過亦不過乞
解外任耳依施

辭江原監司書

伏以我　大朝殿下純德享天福祿來同　离明代
照重華協帝方域頌仁孝之聞宗國奠泰磐之勢此
誠我朝之賊際也慶會也幸躬遭逢抃祝曷已仍伏
念臣孤露餘生念息榮塗曩叨湖藩猥陳私懇荷
聖上天地之仁惻怛體下察臣衷曲特賜開允獲伸
至情臣莊誦恩言字字鏤肺不知將何心身少酬我
聖恩之萬一也值玆慶賀忽焉忘私彈冠從事不遑

啓處臺省周廬陪昵清光榮寵所加志願已足準擬
公役閑暇冒乞恩由歸省墳墓棲身松杉與村氓野
夫誇　聖恩而頌　睿德以圖不報之報矣不意今
者東藩須代俾臣來旬一之爲謬其可再乎臣靦然
以慚竦然以懼蹙蹙然以不自安也竊覸我　邸下
聰明睿知圖治日勤一念生民政本已立彼愚而神
耕者相賀苟使方伯共理之臣仰體　邸下之仁心
對揚　邸下之明令洞萬里於階前藹陽春於蔀屋
使　邸下之深恩厚澤浹民心而淪民肌仰裨一初
德化之盛則古所謂臣主俱榮顧不在此歟今臣職

旣居此志固願此而其奈才有所局力有所限何哉
臣昔日矖叟五臺遵海而東見其地重嶺疊嶂滄溟
環之野無十里之闊田少上等之饒剡石菑火力倍
收寡峽室如磬浦戸如艇人烟不接生理蕭條官徵
吏求又從以縱橫其間民鮮恒心朝夕聚散少遇青
州之飢荒輒入監門之畫圖環東之土莫非王民而
其生之可哀其業之極艱恐無過於關以東之民矣
若非賢刺史明以察隱威以戢奸惠以懷保廉以節
省則其何以答委毗之隆而副衆民之望乎以臣踈
闇以臣愚劣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矣使臣坐擁節旄

一無攸爲餐松飲泉遊眺名山而止則後雖被不職之愆將何補益於事乎左右籌度惟有一遞公可以不辱隆簡私可以不負初心伏乞 睿明早垂鑑照劃賜斥免則奚但微臣之幸抑亦東州之幸也

答曰覽書具悉卿書中辭意何如是一向固執耶任卿東藩意有在焉卿其勿辭往欽哉用孚予委毗之心

辭都承旨書 戊子

伏以臣於病頓昏綴之中伏奉知申除旨旣靡以淸華又處之邇密 邸下之於賤臣記念之盛眷錄之

隆一何至此極也病枕蹶起感涕被面苟可勉强寧
憚竭力而臣質本脆弱自幼善病向在東州再閱炎
夏山嵐水濕井又不洌氣瘠痰凝轉成痞症間關道
路僅抵私次而醫劑俗方雜試無效一經寒熱氣血
俱耗嘔甚阻食脚痿躧步面黃肉脫投身床席方其
痛也無省無覺雖其歇時精思迷瞀軒闥動作亦難
自力彈束簦公非日可期瞻望瓊樓曷勝戀結臣之
夙夜邇班囘首已十星霜耳晨韝霜靴怳若前夢今
若重尋花磚之步陪侍香案之前則臣身之榮耀不
待言辭而臣情之慰滿當復何如力不從心欲趄還

仆要任虛糜爲懼滋大至於匪分兼啣義當力辭而病思昏錯未暇緩聲先將不可供劇之狀暴實仰籲伏乞　睿慈俯垂矜諒即解知申之任俾院務無曠而私心獲安不勝大願

辭藝文館提學書

伏以臣猥奉恩命擁節東出委任如彼其盛爲政如彼其久而庸疎昧方寸無可紀上不能以宣上恩德與民共樂下不能以周爰咨詢爲民除害池塘樓閣坐度朝曛漢廷共理之責決不當若是綜名核實合施斥黜而反媒寵數爵命以召有若治行增秩者然

揆諸王政不亦舛乎臣心㦬惕不遑是恤而竊恐東
州士民有以議　聖朝官人之舉也臣本以蒙愚爲
我　大朝殿下所成就庇覆眷顧置之左右馳騁當
世爲宗族交遊光寵臣感激銘鏤身不自有日夜思
所以殫竭報稱而內外踐履効力非曰無階才識鈍
蔽絲毫無自表見臣懼深孤負顚頻不自寧豈意我
邸下之所加於臣者又出尋常眷注之則恩批焜燿
寵錄之則華誥聯翩周歲之間赫然有光臣之昔所
感鏤而不自有者又激動一層而報稱之願孤負之
懼又從以加一層矣凡所任使惟命當從而第今所

叨藝苑即朝廷之處文學之臣者也臣聞有國之所
布令而達務者皆因文而宣故所以象儀則而著物
采敘聲明而辨事理發揚化源推拓政本者其責皆
在於當世之鴻匠徵儒掄簡之峻寘冠朝倫以蘊軾
之長江巨河之文而初擬知制誥韓琦難之以爲更
宜培養未可遽授司馬光渾厚有兩漢之風而力辭
內翰不受此其任誠何如哉我朝治教休明文風大
闡彬郁儒林之列磊磊相望而得與是選者亦僅十
之一二耳臣淺躁闇鈍才質俱下幼服父兄課訓肄
習舉子業未及就而妙齡倖第遂從仕宦奔奏於車

塵馬跡之間與架籤縹緗日益相疎而懵懵汲汲倥
侗荒落顧眄之頃歲月如流顛毛欲華舊知隨耗竟
是四十五十焉而無聞者矣特以臣之往日宦跡多
躡淸塗遊雲龍之庭而登玉堂入秘省與金閨諸俊
彥縉帶論交且素性疎率少修飾往往從朋儕於翰
墨遊戲之場人之驟看者徒循其跡而意其粗習術
藝甚至於謬擬詞卿臣雖本無欺人之意而今不免
於欺人而又上欺朝廷矣捫躬自歎何面可顯　邸
下縱不念臣身獨不顧詞垣選法從此大壞至於輕
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神蓍之莖靈龜蔭之而以之

藉家則賤之如茨蘞矣蒼筤之實文鳳飼之而以之豢牛則鄙之如菅稗矣官由人輕亦何異是藝林一步冒膺無望屢度叅倚據實陳籲伏願　睿明量臣愚分鑑臣誠懇早行斥罷勿令更擬以示愼　睿簡重官典之意而使臣身名獲完則陶鑄生成之鴻恩更有深於拔擢之外矣

辭　奎章閣直提學書 己丑

伏以我　大朝殿下至仁如天福祿昌盛膺大德之壽而千歲肇自四旬守聖人之寶而萬年基玆三紀睿請　聖從慈孝兩光太歲元朝法殿陳儀寶籙奠

泰山之安遐籌騰碧嵩之祝臣佩劒從衛獲覩物采
蹈忭攢頌曷以形容仍伏念臣本以無似過蒙我
聖上洪恩驟躋華顯又過蒙我　邸下洪恩華顯愈
盛臣之所仰受於　聖上及　邸下華顯其身者有
如此之盛而曾無片謨寸籌報答洪恩之萬一臣居
常踧踖何能一日自安乎臣近日所縻諸職無非詞
英之極選藝林之至榮而西淸東壁錦花添耀非臣
謏陋所可堪承臣曾忝直殿出入深嚴邇來歲月不
爲不多而循職顧名毫乏稱塞辨訂經旨考校秘籍
曾如東京之東觀諸郎乎謨猷規諫贊襄宥密曾如

皇朝之文淵諸僚乎龍象紬甄質疑問難曾如盛唐之學舘諸士乎跋燭掣鈴制麻草誥曾如隆宋之翰院諸臣乎臣於是一無能焉而所事者惟是青綾課眠玉筍聯綴桃華文石希異其數紫絲翠毛章明其服窺西崑羣玉之府遊東序球壁之間而已臣竊稽龍圖天章故事庶官之外別加直學士號以厲行義文學之士選擇尤精得之為榮如范仲淹歐陽脩諸賢獲與是選而是皆修嫺典章發揮鴻藻渙號令於風霆尊朝廷於日月為時鴻碩垂光來許是閣是任實倣是制官寧不備揀必極峻今以臣之庸愚蔑學

而亦厠其間則是何異於樊帚漏卮共列於魯部之弓鼎瓦鐺土硎錯間於夏商之敦彝乎竊恐鸞臺鳳閣之班緣臣貽玷而上以累　邸下官爵之政矣豈不大可懼哉哲后制治先愼名器明試以功而能者進之三考其績而否者黜之臣之久於閣職不但止於三考而未有一事之著稱則其不能可知也未試而授猶諉試可蔑效而進更當何謂屢日揆度惟有辭免伏乞　睿慈鑑臣誠懇亟賜遞改俾公器重而私分安焉

辭大司諫伸救前憲長朴綺壽書

伏以臣自拜諫職以來因目下事憂愛耿耿竊欲附
匡救之忱而條章先徹言臣之所欲言者顒俟俞音
以致多日泯默固已負諫職之責矣卽伏見相劄臺
書俱靳開納臣未敢知 邸下何爲而遲恢轉環之
量也臣又敢一言而詳陳之惟 离明垂察焉向日
習儀令下之後朴綺壽職在言地或慮以無例之事
貽累 睿德上章陳勉此不過述國朝之故事遵臺
閣之例責而已臣竊稽國朝故事內宴雖用女伶廷
臣必有陳勉陳勉之來輒賜嘉納 英廟朝進宴
慈殿有儒臣白 上曰內宴非女樂則不可以爲樂

然其爲非禮之視大矣　東宮春秋方富尤宜致謹
殿下於非禮之視亦無所動乎　英廟教若曰每當
內宴　春宮入侍故春坊例有進戒此雖近於文具
不可廢之而今則未聞此等語予用慨然古有韓休
知否之言儒臣若入侍則必有云云矣予學問雖淺
豈動於女樂乎雖然難制者心勉戒之意好矣夫以
我　英宗仁精義熟之大聖人豈有萬一非禮之可
憂而儒臣之獻言猶如此　英廟不惟不罪之乃以
難制者心爲教且以聖教觀之每當女樂之宴輒有
陳戒之例若於今日無綺壽一言則幾使故事廢矣

且　邸下於其言何怒之有乎設使彼昧例而言其心則出於憂愛　邸下恕其無他察其無隱言可用則嘉納之不可用則優容之而已然則綺壽之言不過例談陳勉而止今　邸下罪之太過故人之論綺壽有若敢言之士而前後辭敎徒爲　邸下過中之擧而已辭令一出八方傳誦威怒一加士氣摧沮日來臺閣諸臣之批驅束摧折不少留難豈不有欠於禮臣隣愼絲綸之道而言纔脫口罪輒隨至則　邸下雖有過失之德孰肯爲　邸下盡言無諱乎言官無言則其國可知故國朝以來凡言官之上論闕失

未嘗獲罪雖或有匪怒之時大臣三司互相匡救扶植今也論于廷而議于巷者皆以言官之獲罪謂非聖世之美事是豈皆爲綺壽地而顧惜之哉所憂者或恐爲累於　睿度之萬一耳三司　邸下之耳目而言不見採大臣　邸下之丞弼而辭不見槪一不採則廷論愈菀再不槪則巷議愈騰此蓋非如此紛紜之事而上下未孚臣竊悶之如以臣言爲不信則詢廷稽衆求其大同而處之趂慶禮前亟賜宥還則其於來諫之德尤有光矣

答曰覽書具悉見左揆書而始出口氣乎

再辭附陳勉書

伏以臣猥叨不稱之職屢承匪怒之教惶隘慙恧杜門訟愆惟竢譴何三朔于兹今因飭令違牌路阻進退不得何所因極凡有官職者遭人論劾義不敢進身他職尙然况臺閣之官乎臺閣之所審者即格例與去就而人之論臣正在於是物論之地以臣之當初退待爲失惟允之地以臣之不宜處置自引論思之地以臣之大損臺體請譴有一於此去就固非可議况兼而有之乎臣雖愚劣無狀其心則豈欲昌披放倒自速不職之譏哉然而人見或相參差臺規似

易未諦而緣臣輕微素不見爭動輒疑謗訐箴隨之
臣固自反何暇尤人臣之所自劾人之所議臣宜在
於疲軟噤默不合言責之官而不此之罪徒以格例
爲言者亦見其輕重之倒置也格例之如何自當付
出入臺閣者之公議有不欲自臣覼縷以傷事面也
臣向伏覩令敎下者愚衷耿耿不能無憾於天地之
大也凡羣下雖有可罪原之則恕不當蓄人主雖有
微過改之則聖固自如譬若雷霆之霽而天氣清朗
日月之更而萬物仰照恩威並行情志相通此固大
聖人至公無私之道而羣下之得包容於聖度之內

者也今 邸下蓄怒於旣原之餘咎過於將改之際
雖若寬假更加摧折如綸如綍之言實有欠於渾厚
嚴正之體而其在禮使臣隣之道亦不至爲累乎雖
以臣等言之一竝責之以寒心赫赫具瞻之臣卽九
經之所致敬也堂堂持論之臣卽人主之所見待也
而苟其言之一咈 睿意則輕侮低視毫無顧藉辭
敎一布大小憂歎臣誠恐巖穴自好之士其肯願立
於朝而盡心盡言乎究其貽累之本則實由於臣等
不能積誠之致也此尤臣難進之一端也臺端一步
鐵防難越經夜相持情窮勢迫玆敢來詣朝房冒罪

控籲伏乞　离明俯賜諒察刊削臣職以爲不職者之戒焉

答曰覽書具悉卿若自以爲是則余豈不以是知之乎如是然後卿足快於心乎

辭資憲疏 庚寅

伏以蒼生不祿我　孝明世子膺徽奄闕日月流邁慟寃何及皇穹垂佑我　世孫邸下儲冊繼陞景命迸續慶祝無疆伏念前秋朔方警水歲仍大饑　膺旨咨臣往視遐民臣驅車踰嶺深入荒徼到府上訖與官吏百姓相見具言朝廷特遣近臣恤爾灾窮詢

爾疾苦吏民相顧慰藉府且無事臣因循度日秪俟
歸期面未及反　离筵永撤悠悠蒼旻此恨曷訴悲
病交纏切求罷免不意眷錄隆摯超授卿資窮漠邊
垣榮光赫然臣攀詰怔營不知所處綜名考績治行
增秩西京所以致隆也臣無才無術不能文飾吏事
而今日所蒙被殆類徵黃褒吳之所以表異之者臣
竊恐使還民議王廷陟黜之政而且以沮居官者之
心也列卿之職總釐六典分曹賦政叅决機務選重
朝倫非材莫據會豈有如臣之茍玷而冒混者乎臣
本以愚劣早倖通籍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苟

殿下恩德過深從大夫齒宰列已非臣始心攸期況今過此以往者乎臣充備任使不爲不久而上之不能學古通方練諳治體次之不能修潤王猷議論闕失下之又不能積勞効力燥濕奔走夷考其實寸無可紀且近代用人多循久次選部唱注考功居一臣之忝亞卿雖有歲紀六年居憂七年在外其間冠帶趍朝僅爲若干日耳計次課勞委屬驟躐臣若首舉勞何勸焉臣聞　祖宗盛際卿大夫陞秩者或衷悃陳讓旋聽收旨上下相與質而不華上無僭典下無謬分故帶或錫而三褫非煩印已刻而趣銷無嫌何

嘗以已施已授而有所難慎於收還哉伏願 聖明
念公器之重察微誠之懇仍臣前資俾從職事則臣
之如新受賜猶屬已私其於愼惜磨礪之攻亦豈無
少補也哉

答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一乃心力毋孤厥簡

辭 奎章閣提學疏 辛卯

伏以臣於日昨拜 奎章閣提學隨牙牌詣閤門外
祇肅領敎旨退私次伏而思之惟玆之職非臣所堪
㦖恧惶兢何敢自安臣本顓庸家又儒素自通籍之
初守分屏跡刪念榮次荷 殿下不世之遇拔臣於

衆所不知之中置諸內閣出入左右節推歷敭至有
今日 殿下之於臣所施者若是特異而臣之於
殿下所報者一有可稱者乎前者冒就已失量度今
如再謬罪當至何臣於入院初敬閱學士題名錄卷
首奉 先大王御製若曰中人以下鮮不爲榮名勸
使國人皆曰是人也而後居是官其於礪名檢與藝
術或不爲無補猗我 先王酌通儀制刱建是閣儲
謨訓之重則雲漢日星垂寶天章掄典掌之官則瑚
璉圭璧流輝詞英八瓢珩珮羽儀朝紳前後與選者
皆極一代之望而至於長官地分愈峻責任尤重苟

非其人寧曠不備故卷中得錄名者幾十年僅若干人耳其人皆儒雅宏博贊揚聲明風裁言議至今可想見邈然如古昔之不可及若是乎是人而是官也是故使得者榮之不得者慕之砥礪名行修辭肄藝風流典雅庶致彬蔚之盛則是官之得失輕重有係汚隆如臣等輩一或冒忝則其爲輕且羞當何如而彼藝林遊學之士將何以爲勸哉臣既乏學術又無材能受恩隆盛驟躋華顯過福招灾理必無倖猜怒謗毀勢所必至而信心徑行疎畧事務內外歷試絲毫蔑效已往如此將來可知主恩深重臣罪滋大如

欲一分酬報則惟有早自知止勿居踰濫上以不孤
聖眷下以獲免罪戾則不報之報是亦一道言由悃
愊非敢欺飾伏乞　聖明諒察微懇還收新命使公
器重而私分安焉

辭水原府留守疏癸巳

伏以臣偏受恩渥久備任使府治藩寄出賦明命無
術潤飾無績著奏靜省往謇常懷兢悉迺者名登剡
牘畀臣居留承命悸恐何以堪稱分司留後自隆周
保釐之任委畀非輕唐以舊德叅用宋以執政兼充
麟符廉制遴選寔重懷綏民情則有字牧之責調輯

戎務則存屏翰之勢而今兹華城一府設施規模皆
出我 先大王宏遠之謨新豐父老至今涵遺澤而
歌 聖德珠邱之草木昭回 眞殿之衣冠月遊瞻
象設而展拱護之誠陪織衞而修灑掃之禮體貌隆
重非他司可比而廨宇樓櫓之所修葺府庫金穀之
所句校皆有成籌遵如金石而歲月寖邈舊制或弛
閭井蕭條百弊滋繁重以巨賑纔撤瘡痍未蘇政宜
擇綜鍊剸裁之手以收來効而臣之不才臣自知之
精力短而病於應煩識見淺而拙於幹務措施矯捄
尚何可議今若不早自揆度冒膺隆旨則其如僨官

政而累　聖簡何哉噫茲土臣祖先墳墓之鄉也杉
岡梓里旌節導前則私門光輝殆昔人所喻晝錦之
榮而旣叨其榮反欲辭而不居者非臣之以讓爲美
實出於較量公私之重輕者也茲敢控情籲章冒瀆
崇聽伏乞　聖明俯垂諒察亟遞臣新授留守之任
俾公器重而私分安焉

辭平安監司疏

伏以臣猥攀隆寄居留南畿陪護珠邸之草木瞻依
眞殿之衣冠仰懷恩榮俯效誠忱而時値年穀不成
民憂孔殷竊欲宣上德意少慰新豐父老之情而才

謬識闇寸籌莫展夙宵悖恐自訟不稱不意西藩報政以臣移授未敢知廟剡　聖簡奚取於臣臣居一府尚懼不敢況茲全省之重豈一府比哉臣夙備任使馳騁四方而宦緣官轍偏在於西邇來二十有五年車盖符節來往於清浿長樾之間者十有餘遭矣其始至也聲明風物燦然可觀其民服八條之教其鄉傳井田之制其俗絃誦弓馬其業耒耜機杼椿藏庚蓄金穀峙裕比屋列肆百物殷盛賈客遊人之垂袖行歌者至夜不絕誠明麗繁華之通邑大都也及再至爲饑饉所瘁爲師旅所困仳離蕩析生理日耗

烟火蕭然非復舊昔全盛而自其後寙弊滋甚如器之欹民風漓而禮讓不興鄉綱頹而名分紊錯征賦不調庫財無節使車織路而官政撓役舟跨海而民力竭野荒村敗婦歎夫咨厦之方傾召匠與討車之欲輸將伯可助則惟彼賓濟矯捄之責亶在於長吏之能否精擇慎揀惟此時爲然今以臣而委此事則臣竊恐朝廷之憂西方猶未至而西民之觀于塗者不其落莫矣乎臣隆恩洪渥報答無階區區常自矢者竊附於古人之盡心民事治郡自效而臣嘗官字牧矣亦嘗官旬宣矣亦嘗官保釐矣及去之日吏考

其行則未嘗興一兩事利人者未嘗去一兩事病人
者不過飽食嬉嬉嘯咏自適而已於身雖便在國何
補虞考漢課所不容釋而 聖恩優包光寵愈加今
茲所受尤何敢當茲營接畿海通遼瀋郡州霧列文
書星馳兵衛畫戟之盛湖山樓閣之勝宣力之餘亦
足取樂故今之士大夫仕宦於朝者得此便以爲榮
慕榮就樂臣亦常情而量其力則力所不及揣其才
則才所難强隳職僨事明若執契而猶且冒進以冀
僥倖則其人誠非愚則妄矣竟雖黜責民已受害思
慮及此憂懼轉深茲敢敷陳實情仰瀆 宸聽伏望

殿下諒臣言之非出例讓亟命還收新授職名以重
藩司以幸西民焉

乞解藩任疏甲午

伏以皇穹不吊我　大行大王奄棄臣民天乎寃矣
胡今之人無祿至此八方震驚萬姓哀號皇皇瞿瞿
何所湿極聖謨垂裕景命維新　文孫踐阼　太母
聽政人神有依國勢復奠　孝和殿崇儀誕舉丕號
載上庶慰遺民於戲之思而撫昔傷愴當復何懷洪
惟我　大行大王以大聖之姿有純一之德覆載如
天地照臨如日月三紀光御萬化旁流全保我世臣

字育我庶民仁心仁政浹人肥髓奉諱之日若臣若
子罔有內外下至深山窮谷老婦稺子莫不叫叩攀
擗如喪考妣昔宋仁宗在位久而天性仁恕禮待羣
下恩德周洽晏駕之後逮事之卿士大夫語及當時
未有不失聲流涕者此豈獨君臣之大義同得於秉
彜而然哉誠以恩澤之所深入知遇之所感結情由
中出不待勉强而自然者矣顧今簪纓立朝之人孰
非 大行朝生成化育中物而念臣弱冠通籍際我
大行大王御極之初特被眷注殊私若偏每侍筵席
德言溫諄置之院閣朝夕左右于今三十三年之間

臣身之所被光寵華顯者如此之盛而臣之鬢髮亦已星星白矣向臣符節之西出也臨軒送臣勉之以職事玉音尚在臣耳而天顏今不可以復瞻矣官守有限關山難越院直而阻起居之班庭臨而失奔問之禮臣非木石何忍堪此欲報之德與天無極而尺寸未酬萬事今休此已臣餘生之至恨而又復獨滯周南不得與終事之役則臣之冥頑不誠反不若工匠皂隸之各效其力而弸輴纒結之恨雖窮昊徹壤豈有終極乎哉且臣質本脆弱向衰頻病震剝之餘神識昏迷衆務委積害公非細揆諸官政亦宜言去

而猶屬緩聲不敢煩絮涕泣陳懇惟願伸情伏乞
聖明諒微忱之不可强抑念重任之不可虛縻亟解
臣職俾許遄歸則公私不勝大願矣
答曰省疏具悉此非關西道臣言私之時勿辭察任

辭兵曹判書疏丙申

伏以臣本以庸陋過蒙拔擢前後踐歷俱出望外在
聖簡爲累在微分爲濫恒居內省懼深愧衄不意玆
者累而愈累濫而彌濫戎曹重務猥玷寵命牌召再
三令臣受符臣悚駭震越不知所云臣聞古者仕久
資高衰昏軟弱不能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待以散漫

之啣不以幹理爲責優游涵包獲免訾郵始終生成之澤允爲熙朝之美典今臣通籍已過三紀仕不爲不久矣歷秩夙忝八座資不爲不高矣早衰多病才識短弱未堪任事之列徒恃不棄之恩影纓拖帶時適公所龍象銅漏隨邇綴於講對金匱芸香奉末議於編輯志願常足恩德無比豈有妄想閒念復尋榮名馳騖之途而眷錄冞隆好爵來加兵衛畫戟門闌增耀中權旗鼓書生所艷臣若拚拋素守强所未學鞭弭櫜鞬顧眄示用則非惟臣心自覸赧然不幾爲鄉黨交遊所譏笑乎況茲管轄實兼衆務緝釐九法

統董五兵校金穀出入之數則筦鑰是掌秉鞱鈐進退之權則銓衡是典內而輦轂廐牧鹵簿供帳之具外而圖志險阻堡障烽燧之事分掌共理動關利害雖疆域清平之時干城倚注最重諸部此實全才適識者之所逡巡者也今以是授臣臣以是膺焉則致冦速戾固未自恤其如有國重任之得失何茲豫倚已熟控實仰懇伏乞　聖明俯垂鑑諒還收新命回授能者則國事幸甚私分幸甚

繹山集卷五

經山集卷六目錄

疏劄

東萊鄭元容善之

疏箚

辭崇政疏 丁酉

伏以禮制有限我 純祖 翼考兩聖同祔 太室情文允叶我 太母 慈聖二殿並陳顯冊朱瑟升歌愀孺慕於見墻瑤牒揚徽藹深愛於祝岡愴昔慶今大小同情臣伏見尊崇都監別單判下者以臣名之猥忝提調之末混蒙爵秩之賞銓臣唱注敘躋崇級臣領誥傴僂靡所措躬夫崇政峻秩也班序稍上

於文昌朝儀特異於中階時望攸注王政所愼豈有若臣庸陋之倖會苟充者哉周官八柄爵馭其貴予馭其幸斯所以品節歸範之義而懋德懋功朝典不紊今臣受任於工匠竣役之後而周旋於儀章物采之間誠宜自效勞之何有而乃與終始敦勸之諸臣同被上賞無存區別賞所以勸勞而無勞而賞勞何勸焉臣竊爲朝廷惜之奚暇爲臣身私憂也哉臣學業空踈不能以供文字之役才識淺短不能以奉訏謨之末精力脆弱不能以効驅策之事一無可錄數不足備而特荷 兩聖朝不世之遇自策名以來步

武不離邇密踐履殆遍華要蒼珮金鴦猥隨九卿之後而塵露未酬流景易遒自顧臣身顛毛已白紛如矣業日益墮識日益耗力日益葸曩日之所不能者今又甚焉則可謂未如之何而亦可以知所止矣爵秩愈高而臣心愈愧於不稱主恩罙隆而臣情罙懼於未報爵之不稱宜退而難進恩之未報寧辭而莫受故臣之日夕所祈願者守拙於寒素之本色息念於分外之榮觀優游歲月低徊冗散以上而不貽玷累下而獲免僨誤爲一分報効之圖豈意涯分一踰志願漸乖半歲之內驟躐迭升滚轉到此譬如登者

躡層層窮而峻截荷者擔重重過而匾壓苟不卸釋
而憇歇則跌墜之患可立而待思之及此懍然自栗
安得不仰首鳴號冀徼生成之澤乎嬖袴如藏則朝
政益光於勸功鞶帶若褫則私榮反愈於受錫伏乞
聖明察臣本願諒臣匪分劃將新賚亟賜還收俾名
器毋至濫褻微軀得以全安千萬懇祝

辭吏曹判書再疏 戊戌

伏以元朝迓慶 慈齡彌卲臨殿奉箋 宸孝益光
臣忝從衛班獲覩儀章物采之盛嵩呼華祝曷任蹈
忭仍伏念冡宰重任也京察大政也以臣而縻此重

任者非臣之才能勝其任也以臣而行此大政者非臣之力能舉其政也特以資歷之多任使之久 聖上假借而光寵之同朝篤厚而庇覆之矜所不能恥言其過訐駁不聞譴斥不加是將使臣自知其愧自訟其愆得以自劾而請去耳臣初未堅辭怵義肅命內外官員塡闕補缺執板握管唱名注頒制誥者亦旣屢遭矣條格典常尙爲茫昧辨論甄別況何與議邱山洒水邈高風之難追顏嚬謝笑但嗤點之莫掩九流希調之倫思見藻鏡之淸則舉皆欲臣之去八域候選之彥想望衡石之平則無不願臣之退臣若

懐榮苟容則汝汝陸陸凡士猶恥臣若耐謗不恤則睢睢盱盱先哲攸懼臣雖欲少留其可得乎 聖上一日留臣則在公無補微臣今日去官則於私爲愜此之利害何待重言臣於古人之居銓行績一無可及而惟有一事竊可願比者古人有典選之日誡存盈滿語家人而決去就者矣臣以庸品寘升至此盈而又盈滿而又滿知戒知止亦云緩矣若蒙造化生成之澤許臣解官優閒則三褫之幸更有過於九遷之榮矣且臣弱骸多病脆質易衰病氣乘衰而轉痼衰力因病而益癃瘵積衝亘精思昏瞀劇地繁務本

非可論而臨政受命承乏之副急惟以磨勘之日知爲
箇滿之期今則政已過矣歲亦翻矣以分則宜退如
彼以病則難强若此又况昨日公退觸寒添感證形
迭攻委叫不省瘝曠之懼又加一病玆敢控實仰呼
伏乞 聖明諒臣矜臣遞臣職名回授能者以重政
地焉

答曰省疏具悉一經大政豈爲必去之期也卿其勿
辭益勉鑑衡之方

因捲堂辭吏曹判書疏 己亥

伏以人臣之罪黨私爲大政官之失背公寅重今臣

之遭罹奇恠乃至於此乎臣伏見太學諸生所以聲討臣論斥臣者則曰不顧公議曰意則黨私苟如其言罪當何居噫噫何其甚也夫太學士論之爲人所憚者以其論之合道理而厭衆心也今諸生捲豆籩撤絃誦深夜抱書仰瀆聰聽有若義理關捩之係呼吸者然苟問其罪臣實其人士論之來何可不恤而但未知今世之尊賢衛道游談禮義之類必十百其倍於居齋諸生之數而識見議論一如諸生之言乎然則是所謂大同之公議臣雖昏偏安得不顧亦安得自是哉非惟縫掖青衿之言上自搢紳大夫下至

委巷小人一辭皆以臣謂不顧公議之人則臣固已見棄於世得罪於朝何勞諸生之抱憂長歎乎且居銓循私之習不問其人之賢否牽連細瑣市恩結援則是可爲負隆毗而淆選方揆諸朝典罪不容貸然臣稔聞尹敬圭劬經飭躬一鄉稱善職掌薦注實合甄錄黨與不黨非所敢云今諸生之相顧愕眙非以敬圭之爲不賢也特以其父有撤院之罪而宜施延嗣之罰也撤院苟由於侮聖蔑賢則行儒言儒者將羣起而攻之奚獨泮宮游息之士哉方其事發之初儒章遽上則惟我　純廟聖心驚惕至下若有秉彝

豈至於此之教及其故重臣爰辭之出上下始知此
院之爲私設而屢撤之由朝令也其時廟堂奏啓以
爲設院旣是朝禁毁撤不必爲罪但以移奉之際有
欠儀節配謫而止其後特旨宥還蕩滌其瑕敘授其
牒其後又因儒言聖教以黨習嚴責之批旨有若曰
故重臣及曹錫倫事年久之後豈可不檢擬乎至于
庚辰辭教嚴重至令揭板常目前後恩言昭晣無餘
全保世家縻爾爵祿之聖念至渥天地同大孰不欽
仰此皆臣之耳目所覩記也故重臣之所蒙被於昔
日者已如此況其子之補筮一命更有何疑難乎今

其書又以今年此時之舉擬添爲臣罪此尤臣未可
曉者也苟其人之可廢常年與今年何異苟其人之
不可廢此時與他時奚間惟可論其人之有累與否
豈可以隨年時而爲輕重哉至若嘗試二字儒生之
言又何容易至此臆度陳告先輩攸戒臣何必與之
曰然曰否重傷事面也哉抑臣又有自悼者臣立朝
久矣致位崇矣平素言行不能推重於當世因一蔭
塗之末注人之爲言非理相加譏刺凌踏無所顧藉
臣以何顏對選部之吏而披夾袋之錄乎見職蹲居
非所可論奉牌朝房廉防難越伏願　聖明諒察矜

悶仰稟　東朝亟鐫臣職仍治臣罪俾公器重而私
心安焉
答曰省疏具悉是非之際宜欲一伸所請依施
因李魯確疏辭漢城判尹疏
伏以臣大質𪗋矣身名僇矣怛然慚慟屏投荒郊本
石與俉萬念灰冷記簪寵眷屢加甄錄繼之敦飭令
臣就列臣積犯逋慢罪罪大而薄譴旋宥恩旨如
故且以臣講幄舊綴　慈敎諄懇使之依前出入臣
苟有一分可强之勢何敢全昧分義更速孤負之辠
哉臣之一步難就之義非惟同朝之所共見諒雖遠

行路之人而問之決知臣情與勢之不可復就矣始
言者之論臣集天下至卑賤極醜穢刀𦄂鄙瑣之目
併皆投之於臣彼街巷賈販非理相訴有以似此惡
聲戟手吗嚷則當之者必掩面塞耳羞行於州里之
間今以下流之所不忍相加者顯施於公朝之上此
殆臣行已無素有足以取人侮蔑而然也臣固萬萬
無狀不足備數而忝邇密而叨崇顯備　三朝禮使
之末今爲四十年許而顛毛種種齒亦老矣藉曰其
人顧無足惜獨不念重官名而尊朝體乎今臣遭處
非但臣一已之僇辱而已由臣而貽士夫之恥由臣

而爲朝廷之累臣罪到此何以自贖今若含汚包瑕
復齒周行四方傳爲嗤笑輿儓隨而指點則是由臣
而重貽恥而更爲累也臣何敢爲是亦何忍爲是溫
諭嚴旨前後隆摯必期湔滌塗飾俾開榮進之路臣
豈不感極涕零愚衷自激而滓垢之遍非薰沐所潔
黥劓之毁豈息補可完雖仁天滋潤之澤不能蘇枯
朽之株若慈母顧復之恩何以療疪廢之姿洪渥縱
荷於再造微諒莫回於寸進愆積分隳合置何典臣
以世祿餘裔受恩偏厚涓埃圖效素所蓄積而立身
一敗志願已違永負殫竭之初心自孤成就之殊私

生將爲屏棄之踪沒將抱不瞑之恨杜門自省混跡
田閒戀闕忱誠惟有夢寐結草酬報當俟來世而已
情窮勢迫言不知裁伏惟　聖明天地於臣父母於
臣察臣情而憫憐之諒臣心而矜許之仰稟　東朝
亟降威罰示刑削籍以爲爲人臣溺職辜恩隳義慢
命者之戒焉臣無任哀鳴瞻望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臺言之忽及於就事論事之外惟意
論斷無所顧藉予極非之故不以言事而遮斥之矣
卿之無辨只以朝體爲言者還是老成足可使言者
愧之而予之欲昭晰於卿者亦不須費辭爲也爲念

禮使之義有前後處分日前　東朝飭教又極隆摯

在卿不特一伸而已無復相持卽爲上來肅命

辭藥院提調疏

伏以臣以情則僇辱無餘有決水難洗之恥以勢則

轉動不得有鑄鐵爲限之防抱章陳悃亦所不敢而

月前屢攀嚴旨冒罪控暴濕批隆摯天日俯臨庇覆

之則譬如掩癡痕而襲薰香開釋之則有若援墨池

而陟雪嶺閭門攢頌感涕交橫非臣捐糜所可仰酬

尋又致身禁闥飭臣出謝臣一肅而進則雙隻覼耿

龍光遍體一辭而退則嶺海在前威罰難追榮枯立

判趨避易審而終迺偃然方命靦罪如歸者是豈臣情之素所願欲也哉必其中有痛苦切迫萬萬不得已者存焉耳臣罪臣自知之臣策名立朝歲月浸久操守循蹈古人言行見爭當世則雖或有機穽淵石之禍心鼓簧貝錦之巧舌憯誣醜詆必不至此極而緣臣無似致人凌踏使陛地冠履之義一朝掃地帶累熙朝遺羞來代敢云瞿唐之可畏實是滄浪之自取仰愧俯怍何暇致辨臣聞美質一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疾過良士若遇橫逆則我必反躬而自求豈非以醜穢遽冒其身則內雖美而爲衆所汚妄言猝

加非理則來雖橫而在已當勉也耶然則不可以所穢之非本有而厥若自拚彼妄之無足校而恬不知羞也審矣撫躬自悼腸一日而九回捫心獨歎足將進而不前縱我　聖明記任使之久憐臣而收之臣寧不內愧於心而何顏面象笏蒼佩趍走於玉陛丹墀之間乎臣年衰病痼餘景幾何區區所自守者息慮斂跡杜戶潛居訟積愆於旣往保晩悔於將來旣玷之名幸不至於再僇已虧之質庶可圖於曲全上裨九經之治下遵四維之義斷斷血忱神明可質此臣所以荐奉匪怒之敎而頑不知變深荷曲賚之化

而迷不知動至有禁屬徑還之舉朝綱墮矣臣分壞
矣　慈敎截嚴五內震剝有非臣子所敢承聞而一
息自安者也進退俱谷跼蹐誰因蹙蹙靡騁屏伏俟
譴不意藥院特點敦飭如舊臣惝怳踧踖莫省攸措
世豈有孤負如臣逋慢如臣而鄭罰不及寵章反加
者又如臣今日之所處也哉主眷罙隆而臣罪益彰
宸敎屢勤而臣情轉窮又敢冒死哀鳴言不知裁伏
乞　聖明諒臣不可强之情察臣不可强之勢仰稟
東朝亟賜鐫斥仍治臣前後失職慢命之罪焉
答曰省疏具悉予已洞悉　慈敎又鄭重何可更提

乎卿其勿辭行公

辭咸鏡監司疏庚子

伏以臣於屏蟄淹病之中忽伏奉北藩除旨臣驚惶隕越不省攸爲顧今關南大饑民事方急此時此任之稱與不稱非臣滓累之蹤所敢陳暴臣之不可冒進之狀具在前疏伏想聖明已爲俯燭而同朝亦當見諒也臣本以世祿之裔久處邇密之列義不當去情不忍去而立身一敗萬計冺解拚不當去之義而義不當不去按不忍去之情而情不忍不去寂寞荒郊訟愆潛居聖德如天憫恤矜顧甄錄薦加敦飭

屢降　慈教曉之以太過　宸批申之以洞悉滿堉
包瑕期造周行臣銘肺鏤髓方寸愈激不自覺其超
越萬重之鐵防冒入禁闥之中而退始循省體汗顏
騂昌披放倒人將謂何主恩之所係戀臣分之所怵
迫雖不得不一番呈身而若臣可去之情與義顧自
如耳今乃全失所守因緣媒進從他笑罵耐彈復起
則眞是不識世間有羞恥事者也縱使臣遠恥遠辱
身名俾完小器已溢宜存知止之戒而驚魂未定於
駭浪悸心尙存於曲木萬念都宿寸步不前其何以
收拾動鞸復執公家之役乎奉隆命而一膺則私分

粗伸於趨走察微諒而永退則洪渥更深於成就臣
之夙宵所祈祝者仰承曲遂之澤俯遵永矢之願惟
誠常係於觚稜形骸長寄於邸壑要以息補之方覩
爲塵刹之報而已今茲之命是豈夢想攸到哉窮跡
益蹙譴罰是俟筵飭截嚴催臣祇肅臣進退不得何
所因極已虧之質固無異於前後必劃之志亦何間
於內外猥託寵靈之憑恃妄効夷險之不避樹旄擁
節恬若固有則是自置身於四維之外也其於重貽
淸朝之玷累轉駭遐方之瞻聆何哉且臣昔疾近添
實爲難强而情旣當去不敢疊陳伏乞　聖慈諒臣

艮限之勢無以復就憐臣褊滯之性無以自强將臣
新授職名仰禀　東朝亟賜鐫斥仍治臣違慢之罪
俾朝綱振而私心安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之引義迄可休矣猶有未盡禮使
之道而然乎奉審之節賙救之政一時爲急卿無復
辭從速辭朝

再疏

伏以臣自取顚沛而荷終始拂拭之恩自分屛廢而
荷前後收錄之恩臣有孤負之罪而庇覆之如仁天
臣有傲蹇之罪而寬貸之如陽春綸言由臣而屢降

聖念由臣而曲賚惟我 聖上暨我 慈聖殿下之
於賤臣不啻拯之坑坎之中而導雲霄之亨衢潤之
槁朽之際而注雨露之膏澤若臣遭罹會所罕聞而
若臣蒙被亦所罕覯臣雖冥頑寧不知感受施思報
在敵猶然況臣子之於君上乎日者批旨開誨周摯
至以禮使爲教申之以勿爲復辭臣惶汗浹髓不知
死所噫臣之今日之辭是豈可已而不已者哉臣初
無高蹈之志則爵祿所當慕也本切圖酬之願則筋
力所可殫也今臣之積誠血懇與本來志願一切相
反命之窮矣誰怨誰尤臣嘗奉教於君子矣人臣之

處官職去就有義辭受有節情有所不安則抗違非慢理有所不便則趨走非恭上之使下必審其義而無抑行焉下之事上必謹其節而無枉循焉九經著體下之政四維爲厲世之具故其辭其受非爲一人一身之私計所關非細不可踰也今使臣廉義抛置一邊榮利視若分內四牡原隰褰帷咨詢厭然抗顏於吏民之上則躬之不律何以導俗名之重玷何以眎衆臣旣有艮限則才具非所當言病狀非所當云而痛切呼亟言由中出臣質本脆弱又抱貞疾因病添衰因衰添病耳重眼昏聰明全減於曩時氣耗血

燥榮衛大脫於近年風熱上行而指節遍生癬瘑濕
痰下注而脛股轉成痿痺形勞慮煩輒發暈眩俄者
所言忽焉已忘朝之所爲夕而不記浸浸如將萎之
草不可以復榮已涸之泉不可以復浥蕙綴瘧瘑之
狀諒非刀圭可效近又挾滯挾感百證交攻積聚衝
亘寒熱迭作飲啖全却精思迷昏宛轉呌苦殆無省
覺而惟是求解一念至發譫囈臣情到此亦云窮且
迫矣玆敢申暴衷悃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矜臣切
苦之情憫臣難强之病仰禀　東朝亟降威罰以便
公私不勝至祝

答曰省疏具悉曰昨之批已諭卿不可不膺之義謂卿亦當無更辭之辭所陳又如此誠爲之慨歎雖曰有病豈至於不可强乎如或更爲煩瀆則尤非所望於卿者卿其諒爲之也

辭右議政疏 辛丑

伏以臣一自遭罹以來罪戾日積前而有玷累淸朝之罪後而有傲抗隆命之罪宜勘未勘罪反媒榮嶺海之期而畀以藩臬金木之宜而授以牙纛蒼黃赴程黽勉官次民憂方棘無一施爲瘝廢辜負又添一罪納節屛蹙日俟嚴譴不意千萬非常之命遽及于

萬無似之蹤綸言荐降徽數曠絕朝典僭矣主命褻矣臣惶隕震迫之際不暇爲臣身憂而竊爲朝廷惜此舉也臣寘行不息而昧君子明哲之訓涯分已溢而犯老氏殆辱之戒驚飈駭瀾卽臣滄浪命之窮矣誰復怨尤旣負酬報之初心仍墜慎約之先規忝臣門戶敗臣一生居常忽忽與世相忘行則羞影居則愧漏瞻彼周行何面可顯古昔名碩未嘗因彈劾而永去或膺於辭教開釋之下或趨於事境移過之後若蓋不過評箴勸攻之來耳若臣所值逈殊於是山藪雖恢而瑕垢無可藏之地星霜屢閱而滓穢無可

湔之期厚造徒荷於曲賚微諒已矢於永劃自分爲
明時之棄物而已更有何量度者哉臣聞惟廉與義
曰隅曰防隅者止也止不可動防者限也限不可踰
臣若拚棄廝壞不顧止限則竊恐非熙朝之美事而
豈不更累於風勵世敎之王政也哉凡職去就初非
可議此啣當否更何敢云然而顧茲職名決不可一
日虛縻於積罪未勘之身茲敢冒控衷情仰瀆　聖
鑑伏乞亟收前命仍降威罰以重公器以警具僚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再次洞諭意卿或者勉回拗執
今此辭本依舊是決不當引之前日語也大抵被人

彈駁原係恒有之事則只當論虛實與否耳焉有一經彈駁不論其他便作永失不告之理乎卿之年前事今欲一一條辨反恐有傷於事面而蔽一言曰横逆也横逆之來事過則已譬如水流雲空無可指跡况予前後辭旨洞然無上下疑阻之端則以卿達識雅量寧有不知此眷眷之意而必欲長往而不返哉此予所以終始思惟不得其說者也苟使卿處義必不可不然而一或撓改有壞四維則予雖寡昧豈其敷心之勤且懇若是乎卿之戀君之義體國之忠予所稔悉於平素而尙未孚感者良由予誠禮未盡而

然予方慚歎之際適因批諭更此申複望卿諒予側席之念即起幡然

再疏

伏以臣以鐵防難越之情有鈇鑕當就之罪何敢抗顔抱章有若尋常控籲者爲而特以職名一日虛縻則遺朝廷一日之恥誅罰一日不降則貽王政一日之累故不顧唐突之嫌而以陳暴爲急也温批開釋天覆海涵非臣滓陋所可仰復臣嘗觀古人雖有高蹈長往之心者恩遇之厚而未忍堅辭明時之遭而不欲便訣晨鍾夜漏徘徊棲遲欲退未退以畢一生

者誠以戀主之情即秉彝之同得而報國之願以盡瘁而爲期耳况如臣者本以世祿餘裔早躡榮塗出入圖書之府衣被日月之光供奉多年恩情兩深夙夜于公洒臣之願夷險向前即臣之分今誠何心忽欲永謝簪紱與處木石也哉君使之受而臣敢曰辭君命之進而臣敢曰退其所謂辭非王述司馬光之辭也必其情之不得已也其所謂退非范鎮錢若水之退也必其勢之無奈何也古語曰辱莫大於不知恥今臣之區區爲此者粗守一分知恥之義而庶不至於再辱也其亦慽矣人誰不諒懲羮之口遇䪥而

吹者創之深也傷弓之翮見木而飛者畏其似也臣之所懲且傷者奚止於羮與弓而已哉戈鋋不足以比其危機穽不足以喻其險欲言則肌骨刺痛追思則夢魂驚噩倘非我天地父母之恩臣家安得保有今日乎受恩思報禽虫皆然臣雖寘頑豈無此心噫身名一僇矣臣何敢誘以橫逆而厭若自揜形質已穢矣臣何敢處以無累而恬然自晏乎臣之至苦之情今時猶前時則重言複辭不出乎此臣之積逋之罪一日加二日則連章屢牘亦豈有他惟有遄被方命之誅無使國體虧而王章隳耳瞻望瓠稜涕淚被

面伏願　聖明矜憐臣情諒察臣衷亟降威罰以昭法紀仍令永刋朝籍俾安私分則終始生成之澤更有深於拔擢之恩矣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予言非不勤勤卿意尙此邁邁眞所謂說不去究不解者也旣曰醜辱云爾則卽此二字便已落空旣曰擠陷云爾則卽此二字便已摭實夫何待多費開釋屢煩敦飭而前奏後奏初疏再疏一向牢執更無變動殆若瑕點之未洗鐵限之莫越上下相持寧不咄嘆卿必欲永劃自靖長往而不返乎此不過肥遯之士高尙其事者一苦節也大臣

去就斷不宜徑情直行反歸於過中失當也審矣虛禮而隆之彌文而飾之不如就事論理易於覺悟情志流通或可感回故茲不多諱卿其更思

三疏

伏以君上以九經馭世故情之所達由體而不遺臣下以四維範身故義之所適自守而不變雖無株諒之情鐵䕶之勢凡於辭受之節上使之不枉其志下必以劃伸其願上下相與之際情志是孚樞密無可引之情而終成一節之辭司徒非難冒之勢而竟至十使之返況情所可引勢所難冒而上豈可以縛束

馳驟強之使行下豈可以披離顛倒苟於從令乎如
臣滓累釁負之蹤更何言哉以臣遭罹何由自立於
恒人之列而　聖慈俯燭天日邇臨河海以洗滌之
雨露以熏沐之簪履以收之華衮以褒之鳳綸宣旨
龍光遍體字字淪浹言言銘鏤湯火蹈赴非敢辭也
草珠啣結非所酬也今何爲力辭鍾鼎之榮甘就鈇
鉞之威重自陷於孤負傲慢之愆哉臣跧伏窮山點
檢平生臣之踣躓墜擠之釁專由於小溢高顛之理
早若存戒今豈招灾臣素乏尺寸之能何論萬一之
効有受則恩重而已無補則戾積而已計雖晏於補

牢念已斷於戀棧惟將棄置此身收拾餘年以耕樵爲息補之方以歌詠爲酬答之資焉耳矢言靡渝神聽在傍今若於險阻備嘗之後風波憂畏之餘料理摧輪傾楫脂牽鼓柂而復進則能不爲田閒聞虎者所笑乎情苦如此勢窮如此已矣已矣臣何可重理翺衮抗顏周行之間乎臣於前批中文禮事理之教有所仰復者隆名謬加於無似之身曠𥡴濫及於不當之人誠恐此舉終歸於虛禮彌文而止若臣則自言其可言之情乞被其當被之罪竊自以爲於事爲實在理當然　聖上若念文禮之虛而從其事理之

實則必不待臣言之畢而有所以處臣者矣伏願
聖明亟降譴罰俾遂微私之願則非惟臣之生成全
保之澤其於扶世敎而彰法紀豈少補也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言之停復如此實所未料今
欲更事辨析乎則前下批諭罄悉之無餘矣又欲重
煩敦飭乎則每上疏奏頻複之不已矣正不知如何
爲說可以使卿心釋然有感回者而聽之與論莫不
以卿之似此擧措千萬乖當則民之爲言亦不可拂
也况今三疏已備故事則尤豈可虛徐延拖自歸於
膠固湛灒之地乎竊爲卿慨然也卿須參倚於公私

輕重義理可否之間亟斷來章卽趨膺命

四疏

伏以臣自伏奉日昨諭教惶慄戰灼求死不得席藁泥首只俟嚴誅何敢更事鳴暴而情迫到十分勢窮到十分疾痛之呼聲不暇擇噫君臣之義何可廢也葵藿之向日性也犬馬之戀主情也臣豈禽獸草木之不若哉竊聞人臣之事君以辭受爲節以進退爲義情所難强而冒受則非節也勢所不可而苟進則非義也一或踰越實壞名教故古昔夙夜之賢雖切願忠之志而或有去國而不返者非無盡瘁之誠而

亦有奉身而永退者是豈皆全昧大義而然哉如臣
者質已毀矣何以顯面名已謬矣何所藉手明時雖
戀餘生已判塵刹之奉惟將身心隕結之酬可卜來
世發言永矢質神明而在傍押腸寸結雖九死而靡
悔臣之硜硜之諒斷斷之執前後控暴章已七八則
聖明已爲俯燭同朝亦皆見諒臣若巧於怠成工於
占便則負恩之極孰不唾面又若外自矯情內實徼
寵則無恥之甚人其食餘株守則百廻難變鐵防則
萬重莫越今臣去就雖雷霆在上鈇鉞隨後蠢動無
路只有死而已臨疏涕泣言不知裁矜臣罪臣惟命

是俟臣無任惶蹙震迫哀鳴懇祝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第卿去國奉身之援用者有何義諦秉執而然乎誠不覺瞠然也古之去國奉身者何限而曷嘗有爰立之初即發此言者乎慨咄之至繼以慚恧此固予凉德寡學不足以致卿而亦由卿以予小子無足與有爲之故强引不必引之義牢執不當執之事枝上生枝節上生節至於如此耳在予惟當極其誠而盡其禮以冀卿感回而已不在多誥卿須深諒

敘用後辭復拜右議政疏

伏以臣向控辭本孼讀隆批讀還未半五內隕剝窮想 宸教之所以致此者一則由臣死罪二則由臣死罪臣罪到此死猶有餘歸身縣獄常憲是俟而淵度包涵罰止薄罷泣投窮郊靡所因極除書復降恩言繼宣特垂反汗之音俾開進身之路臣雖糜粉曷酬萬一伏惟我 聖上以則哲之知懋器使之政程能錄藝無或淆濫而獨於滓陋之蹤誤恩至此所施者委曲周摯而不憚其煩所錫者曠數異典而不嫌其褻未敢知 聖明何所取臣而臣亦何以得此於聖明也抑以臣之夙處邇密矜其僇廢而曲費再造

之化乎抑以臣之久備任使惜其擯棄而復導自効
之方乎臣荷容光之廻照抱綸言而長誦則雖退塡
溝壑萬萬無餘恨矣臣之尺寸之長能歷內外而蔑
補則欲進效涓埃萬萬無所藉矣然則進而無可托
之說退猶爲自守之諒臣之進退已决於此又况廉
義之重防羞惡之彜情乎今若瞿瞿於前而揚揚於
後則何異於攘臂而下車逡廵於小而顚倒於大則
又不近於辭萬而受十萬乎臣身雖至朒至賤亦嘗
荷 兩聖朝陶甄拂拭之澤自頂至踵皆我洪造則
臣亦自惜其身不欲棄置於敦尙範維之外者臣心

臣情切可悲憐而仰惟隆天體物之仁亦有以終始
成就之也古語曰一言以感尊非言之文即誠之孚
也如臣衾誠雖不足仰格哀鳴不已庶感崇聽若亟
收前旨許臣永歸田畝則固臣之至願大幸而臣之
前後辜負逋慢之罪國之典憲在焉惟鈇鉞嶺海之
是期耳臣無任屏營煎灼瞻望顒祝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恝然何若是之甚也在古
名臣碩德惓惓被僇辱而復出者又可量哉此必有權
衡尺度於去就辭受之際輕重大小之分而惟義是
歸耳曷嘗執一不通拘於小節如卿今日爲哉予雖

寡昧若使卿等輔弼之臣盡篤棐之責殫克匡之誠則尚可以保我艱大之業而凡士亦世當益有光以卿識度寧或不念於此而然耶況卿從前自引更無毫末可引者乎言至於此卿當犂然

肅拜後辭右議政疏

伏以以臣之萬萬不敢冒萬萬不可强之情與勢豈意今日之重入脩門而復登文陛也哉嚴威怵迫於前衷情震恐於內恇惕失守顚倒趍命追思怳惚若醉如夢自顧臣身成何貌樣昨者鄉坰今焉禁闥朝而薦藁夕忽彈冠進止之太無節言行之太相舛羣

聽並駭輿儓竊笑此政所謂臣何足言有辱朝廷者也臣又思之本以受恩之蹤又荷拂拭之恩若於敦迫之會一肅伸忱而止則妄托分義猶可自恕而若夤緣蹲冒揚揚無憚則向日之積抗屢瀆屏郊尋鄉者適自歸於欺世徼寵之科而忘廉沒恥之罪又何以自贖乎臣於見職千不近萬不似而特以暴情籲哀之時未暇及不稱之實耳臣自承是命惶懍憂懼無所止届臣聞人主之職職在擇相相之得否而汙隆休戚係焉枚卜夢像尚矣無論雖以歷代之近而言之求之也至爲難慎取之也各有所長大而燮理

諭經小而識務救時有施有爲各致一代之治故諭
時考政先觀其相夫豈有如臣之無一可稱而濫叨
是職也哉臣奉讀前後綸言追　先朝之眷遇而諭
臣者三記臣祖之世美而勉臣者又三一字一淚不
覺失聲臣策名於　先朝御極之初前席恩言屢及
先故多年邇密眷顧若偏今以陶鑄成就之身竟致
顛沛是臣之累　聖簡而負洪造也臣祖世有勳業
紀之鍾鼎恪勤清愼厥有垂規而臣行能無素侮辱
自至是臣之忝世德而墜門聲也在國任家無狀不
肖若是其甚有何追報之可資而繩武之可議乎古

人云鞠躬盡力所以報也量才受任亦所以報也今臣自量知所以爲報者矣以情以實無望更進敢綴餘蘊中瀆崇聽惟　聖明念重任之不可輕授察微諒之斷由衷曲亟賜斥退仍治臣罪使國體尊而臣分勵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旣出膺甚幸甚幸又何爲如是辭免乎卿若曰輔相之職卿非其人則今日朝廷捨卿伊誰且况鼎席已備國事可做聚精會神和衷共貞豈非卿等之任而予小子所期望者歟

因良民誤捉事請捕將譴削劄　壬寅

伏以臣於日昨公退之路有民抱狀疾號其情切急故取覽原狀則南部諸民之爲崔民訟寃也崔以良民被捉於捕廳而其隻李民賂結校屬設計戕殺云故聞極驚駭出付秋曹使之查問其虛實矣卽見各人招案則所謂李民苦其債主崔民之索償乃生暗地除去之計誘嗾捕校冒加賊名濫施惡刑期於掩殺而捕校亦以初無執贓受囑捉治節節自服單招對質情僞畢露凶心譎計吁亦痛矣捕校少若橫恣平民莫可支保故偶或誤捉自有當律況此事之非由於誤而用意故犯乎且以李民言之誣人惡名猶

抵正罪況其意之不止於誣而陰計戕命乎奸民猾校之互相締結蔑國法而敗民俗胡至此極此不嚴懲實關後弊所犯諸人當自秋曹各罪其罪而捕將事誠不勝慨歎當初知有民訴一不盤究惟聽校言任其所爲幾使良民而横戕者安得免溺職之責乎該捕將捧現告施以譴削之典宜矣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所陳事實果如此則捕將事殊甚駭然所請依施

乞解相職疏

伏以臣才不能堪力不能任情不可冒病不可强而

特以洪庇異注迴出尋常眷顧於旣廢之後拔擢於
衆棄之中恩言曠絕衷腔自激自垌而闔顛倒出膺
非臣之才能堪而力能任也又非臣之情可冒而病
可強也恩則是懷義則是怵竊欲進而謝再造之德
退而遂永矢之願期使公私無悖去就有據一出之
後厭然至今以情則廉愧雖已都喪而猶有恒性之
一分未泯者以才以力則量入雖已失誡而猶有來
日之一分可追者求解一念寤寐如結而事故多掣
志計易舛荏苒淟涊經歲閱序貪戀之譏實所自取
蹲冒之罪何辭可免雖使臣癃狀不至於顛踣殘骸

僅可以陳就猶不宜久汚朝堂貽羞班行況今疾病之萬萬無可强之望乎臣自秋以來舊祟頻添釋負之願日甚一日而時則領相屢控辭章左揆繼陳巽牘臣之並請交懇實係虧國體而駭物情故按住屏蹙處縻度日今則二臣俱蒙恩諒臣亦始可以言情矣政本之地臣身獨留而臣又請去則誠有所不敢者然臣情之較前尤急者正以臣獨留故耳匡濟彌綸之策前有仰成之所故備數伴食猶可黽勉顧今訏謨之翊贊機務之稟裁百責所萃僨誤立至則臣之請去又豈可淹拖時日乎且臣受氣甚薄不猶恒

入食痞轉爲積聚證形仍成膏盲少有滯格則臍脘之氣橫亘而直衝乍值勞動則肚腹之疼昏倒而亂叫前以歲月而發作者今殆無日而不然精思已枯如眢井之無以挹注形殼徒存若羸驂之未由驅策委貼床茲萬念索然而近因寒氣之猝嚴以致頑痰之挾肆危喘轉劇而糜穀亦不順下貞痼已深而嘉草猶難收效苦楚呻囈之中向伏奉年分回啓之飭敎事係急迫推諉無所不得不冒昧磨勘而惶恐之忱尙未自安今又伏奉賓對來會之敎在臣分義固宜促駕赴堂而病勢萬難自力莫副咨訪之盛念臣

罪到此尤難自贖玆敢收召搆綴冒瀆崇嚴伏乞
聖明俯垂矜諒亟賜鐫斥仍治臣逋慢之愆改卜賢
德以幸國事公私不勝顒祝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幀節奏慮是不過一時微恙豈
至於因此作辭免計也况今匀衛之地惟卿是倚是
眦則卿又可言病而俾予疇賴乎卿勿過執謙退安
心調理竢間登筵以幸國事

辭左議政疏癸卯

伏以臣聞擔重者思卸役遠者思歸言人情之久勞
而願佚也乘流則逝遇坎則止喻仕宦之壯行而老

休也此指常理順勢而言也若臣之萬萬非分萬萬
難冒自來至苦之情今日甚切之懇又萬萬於常理
順勢之外矣臣之當初出膺妄托裁量於恩義之際
參互於公私之間而一往不復逾遠去逾遠事與心違
行與言舛騁阪之步難於廻住集木之心靡所容措
中夜屢興悔歎何及同時宣誥之臣屢經遞拜而臣
則貼身而不動僚相告病之牘輒蒙體諒而臣則緘
口而不言閑送中書之歲月虛縻太倉之廩米畢竟
躐取一座亢而又亢適會起居之儀冒伸叩謝之禮
抗顏赴堂恬若固有臣有臣心寧不自愧古有濡考

而不辭者盡瘁而爲期者是皆姚通宋法贊禪王猷李謀劉斷庇賴邦家其進退繫國安危故也今臣有百不稱無一可能居位不爲不久而有何一半分酬報委任不爲不專而有何一二事施措乎留遲一日則臣躬積一日之愆去早一日則國事有一日之益臣雖欲顧榮貪戀低回不去其如易象覆餗之誡詩人伐檀之刺何哉且臣疾病萬難勉强年紀益邁癃痼益深脚腿拘攣步履扶筇而難移眼眸眯翳文簿遮鏡而莫辨痰癖肆而精思迷錯一言語一起居每失常度積聚亘而肚腹牽痛少飢飽少寒煖輒經危

域夕朝之頃雖有歇劇日月之計頓覺落下譬若下山之景赴壑之湍駸駸滔滔莫可挽回物理如此已矣何論況臣躓而復起恩榮踰前餘生志願更有何冀倖而病枕耿耿寤寐如結者唯是獲荷鞶帶之褫復還樵牧之社刪慮調痾得延餘年則天地洪渥之恩豈臣銜結所可仰酬披赤抒素言出衷悃伏乞聖明憫臣之情憐臣之病亟解臣議政之啣俾國事幸而私分安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慎節雖用奉慮亦是衰境例證非有形現之可論則豈可以此言去而此時又豈卿

可去之時乎予之托付何如卿之擔着何如民國事
勢之艱虞又何如而卿乃以此時請去乎前席面諭
諒悉予意而今玆陳疏大非所望亟斷來章益勉弼
亮以副予責成之至意

再疏

伏以臣至懇在心沉疴在身籲哀冀倖冒昧干瀆而
誠未孚感綸批斬俞至以上之所以托付下之所以
擔着開諭而慰勉之非臣庸愚所敢承領竊惟古昔
宏碩抱才懷器結契昭主流聲實於當世垂功名於
竹帛自以爲遭遇之盛千載一時而今臣前後所蒙

被其誰之不如特恨臣有其命而無其才不能稱塞

寄畀之萬一捫躬自悼更何云哉天下之事公私而

已人臣之義去就是耳臣今就職苟有毫裨於公則

何忍徒規微私而求去之甚切哉臣請將臣之所宜

去者而歷陳之臣風波之憂畏已積而誠全忘於曲

木鍾漏之暮境宜休而戀尙存於棧豆固知廉防之

所不容淸議之所不赦而臣且藉以爲說者亦惟曰

聖恩至重明時難訣庶將爝火塵露之微少補天地

河海之大耳受命以來歲亦再閱而曾有一言輔導

我聖德曾有一事協贊我天工者乎問所爲則只是

丞相印綬太尉車纛榮耀其身而已今雖欲留更有何說此臣情之所宜去者也政本之地百責攸萃訏謨之陳告而主治之汙隆係焉文書之裁决而中外之利病判焉八窓明堂椽榱具材而支拄獨任於棟梁萬軸龍驤櫓楫並力而運斡專在於柂梲苟非其人僨誤立至苟有僨誤其害滋大非比於一官一職之不得者害止於其官其職而已夷險向前非昧斯義輕重揣力實所自審況今擔夯負荷之責又間於前日伴食之時乎此臣分之所宜去者也夫人氣血以爲生精神以爲用聰明以爲資而年不期衰衰不

期病血枯氣耗膏火自煎精脫神惛烟霞常障玄花
鳴泉視聽俱眩癃痼如此而何以責常人之事乎臣
年未及耄耋而奄奄如八九十人者亶由於禀受之
甚薄奇疾之素嬰耳積聚寖是貞痼而乘虛輒肆頑
痰夾攻煩悶則呼吸膨喘衝亘則肚腹輪囷冷汗熱
肌形證百狀所忌者思慮勞悴所愼者飢飽寒煖以
若病祟處煩應劇斷無其望非病是憂實爲害事此
臣病之所宜去者也若蒙洪庇幸諧至願則情可以
獲全大防分可以得遂初服病可以得延餘景不惟
臣之偏被陶甄之化其在範俗程能之政愍老軫疾

之恩豈不有光而與榮乎臣之求去决非可已而不
已者則陳懇之後固不宜玩愒淹拖益致㦝曠之罪
然事故牽連罷勉官次者遽然又三朔之久矣昨自
班退諸證越加貼席叫囈迷昏不省事務則一並拋
却職名則一向虛縻憂煎迫隘一日爲悶伏乞　聖
慈俯察必呼之情亟施曲遂之私策免臣職成就臣
身俾得以銜恩知榮永爲聖世再造之人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前疏已爲萬萬不當之舉
尋之前批又悉萬萬不可之義則今此再辭尤萬萬
不然矣卿之三條所引尋則曰無一襯着而何不思

予所以畀付眷遇之至意而一向以斂退爲計乎愕然之至未可長語亟斷來章益勉輔佐之方

辭　嘉禮正使教命文製述官錫馬劄 甲辰

伏以舟梁之吉禮載行　坤闈之寶位誕正關雎麟趾之頌基我萬億無疆之休歡聲協氣自內達外臣於此時將命周旋於典冊物采之間榮耀忭祝有倍常情迺者飾慶之舉遍覃執役之員以臣猥膺撰製之命奉聘之儀廐駟上賞荐承隆旨且惶且愧踧踖何安且今臣子基世蒙駃不猶人而備數都廳濫加緋玉踰分之懼履盈之戒方懍懍然不知措躬之所

又况重之以罔功之隆賞乎臣所有錫馬之典不敢
承領玆庸具牘請收伏乞　聖明俯循臣情俾賞典
無褻而微私獲安焉

請寢　中宮殿問候釐正　下教劄丙午

伏以臣等昨伏聞口傳下敎之下政院者有　中宮
殿問候依古例釐正以入之教矣藥院日次及筵席
登對時　各殿候節之請承卽臣子之常禮也恒情
也　坤殿問候行之爲久已成儀節則其爲重且大
果何如哉凡屬儀節愜於情合於禮則一行之後惟
當奉之惟謹而已更有何可疑而遽議乎古例設有

可稽近規亦宜遵行則今不當捨近而援古也審矣
揆諸情禮決不敢承教不避瀆撓聯牘仰籲伏乞
聖明淵然深思亟賜開納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予亦已諒卿等之言如此
而日前下教卽是從已例而已卿等其諒之

請　中宮殿問候　賜批劄

伏以臣於筵中屢承辭教請待諸大臣登對時詢問
裁處矣稟定之前自當循例入啓辭循例承批答而
今於啓辭中　坤殿問候不賜批答臣連請承批而
辭教截嚴至有承傳色勿捧口稟之教臣惶隘煎迫

之至靡所容措啓辭承批之前不敢頒布亦不敢退去玆敢短牘仰籲伏乞 殿下淵然深思亟賜批答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此豈如是相持看作大事者乎且 慈殿問候批答事體至重豈可以因此而遲滯乎即爲頒布

辭藥院都提調劄 丁未

伏以臣於昨者伏蒙藥院恩點矣起居伸誠之地何敢遽思辭免之計乎臣疾病沉纏自春徂秋形證有難煩陳而最是牙齦之疼發作靡常積聚之氣衝亘

無時寢啖俱阻衰力益綴昏眩暈旋動輒顛仆彈束趍造實無其望見今 陵園幸行隔日大小從邁班儀宜備况玆保護重任尤何可闕叅乎見狀萬難自强惶悶轉甚不得已具牘暴實伏乞俯賜鑑諒亟遞臣所帶藥院之任俾職事無曠私分獲安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愼節奉慮所辭藥院之任今姑勉副卿其安心調理

辭領議政疏 戊申

伏以臣以年則衰老宜休以病則癃痼宜休仕宦之積久精力之耗竭材具藝能之本蔑可稱無往非宜

休最是過而踰分之懼惴惴然慄慄然未嘗不食息
忘休而特未及上章乞休耳鍾漏非時軒冕何心猶
且拖紳適公登殿陛趨軒墀承玉音於起居覲耿光
於咫尺瞻雲望日每託鄉里誠以供奉之歲月既多
愛戴之恍誠自激低回顧戀便不忍言去耳山阿索
居萬念俱寂昏昏憒憒不省戶外今忽擢置三事之
首責以庶績之熙臣誠左右顧而莫辨其方向也匠
氏工師老而廢業之後猝授繩尺而督之則輒爲却
顧而斂手盖料與思集而志已荒矣巧與覕謀而眸
已眯矣其於懸植晝堵之事矇矇若初未解曉者然

然則將任其血指而敗事乎抑且改召他匠而計之乎朝廷器使之政亦類於是臣今廢業久矣何可復備任使之列而執公家之役乎顧今　聖明恤民生之方瘁慨時虞之多艱未明求衣中朝發嘆特推求助之淵衷誕降旣卜之新命豈意上相麻誥忽加於癃病之臣身哉臣嘗聞古昔名碩之爲元輔者矣其上宏材厚德正色直道導迪學問匡救闕失君德日章主治日隆化贊位育壇域寧謐其次沉識雅量冠冕百辟減騶撤樂朝儀振肅寅亮弘功利澤加民次之猶鍊達程章綜理庶務入告出宣平允物情救時

措安禪致聲明是故古人論人君之職在於舉相而

已令 聖明若難其任而慎其擇則恐不待臣之披

心煩瀆而有所以處臣者矣人臣自强仕至致事歲

計三十亶以從政三紀之間能者呈能才者售才有

學者有施有蘊者有展底裏悉露更無待乎試可而

聽其退休也臣事我 純祖初元式至今日視諸禮

經從政之年又加十餘歲耳前後眷注非不隆矣內

外踐歷非不多矣曾有一言半辭寸籌尺能有足以

贊襄 宸治表見當世者乎且於相職前以蔑效而

求去則臣之本末大畧如此今於志氣濩落聰明全

減之後更有何新知舊得之未及施布者而長前疑後丞之席擔謀體斷論之責致使 殿下之國事日非四方之瞻聆益駭則臣雖萬被威罰將何少補乎揆分度義冒膺無望伏乞 聖明念公器之至重察臣言之非飾還收臣新授職名則非惟臣之私幸也即民國之大幸也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予則以敷心之言告卿卿反以過巽之語答予予有必欲致之意卿無不可出之端抑以誠禮之未盡而然歟周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藉使今日國勢已治已安其任輔相之任者

猶當如救焚拯溺之爲况世道人心無一可恃乎卿
所言人君之職在於舉相舉卿於元輔之重者乎亦
曰職耳卿之純厚足以鎮澆漓恬雅足以抑躁競儉
約足以矯奢麗而則有嘉謨嘉猷入告焉乎將永有
賴於卿卿安得一向邁邁不思自居乎傾注之極跂
竚也切卿其諒之卿其諒之

冬雷後陳戒仍乞免劄

伏以是月即收藏之節也驟雨殷雷青臺告異　聖
心驚惕誕敷求助之音凡百有位孰不欲竭知極言
思補萬一也哉義易洊雷之象以恐懼修省爲訓恐

懼者內所以畏天威也修省者外所以勉人事也內
者存諸心而隱微難見外者著於事而明顯易知自
古人君之遇灾恐懼之實必就修省之何如而論之
今我 殿下雖有恐懼之心若無修省之實政實事
則不過爲一時應文而止耳今日國勢時象 殿下
認以爲已治已安而無可憂虞者乎臣等竊以爲未
也言今之弊者必曰紀綱之頹靡也財用之匱乏也
言路之閉塞也百隷之怠慢也固未嘗不如是而臣
等之切深慮最大憂者民事是也聖人無常心以百
姓爲心王政無常定以便民爲法故民之饑寒若己

之饑寒民之疾痛若身之疾痛均愛並育如父母之於赤子制其產而殖其生興其利而除其害徭欲其輕賦欲其薄寃者釋之枉者伸之昭儉以藏富察隱以達情惟恐一夫之不獲其所故人主之宵旰勞心臣工之奔走殫力皆爲是也近年諸路民生困瘁甚矣痌瘝極矣盼盼然日夜所仰望者惟是我　殿下推仁心發仁政而已臨御以來所施措事爲者果有何淪浹其肌膚固結其心志者乎民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舟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故衆心之向背而國之存亡立判可不畏哉可不懼哉竊覵今

日之民勢則以自民視聽之天豈不示威怒而降之
灾異乎此非牽强傅會之說也是常理之所必然也
伏願　殿下一念元元實心民事日接諸臣詢議博
施以爲應天以實之道焉民事之本亦惟曰講學朱
夫子勉君德輒以人主一心爲本而惓惓於講學窮
理之說其言曰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
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
又曰帝王之學義理所存纖微畢照則以應天下之
務者若數一二而辨白黑矣苟惟不學雖有聰明睿
智之姿知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而無補於天

下之治亂矣朱子之誠心告其君者其說大抵如此
誠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惟　殿下懋哉懋哉臣等俱
以匪材猥膺承弼之任伈泄苟容才乏猷爲以民事
則才識惛鈍無以對揚而贊裨以講學則忱誠淺薄
不能孚格而勉回此皆臣等宜斥之罪也奚止爲警
灾策免之故事而已哉惶恧之極冒瀆自劾伏乞
聖明亟賜斥退俾幸國事焉
答曰省箚具悉卿等之懇仁天譴告必有所以靜言
思之匪怒伊教際見陳勉俱爲切實可作頂鍼而灾
眚之來由予否德於卿何有卿等其安心勿辭

辭　寶鑑校正及進書錫馬劄

伏以　三宗寶鑑纂成告獻　太廟仲　聖慕於羹墻繼先志於堂搆慶賀賁陳儀頒忭普均特推盛典廣惠覃恩鞍馹隆旨荐寵臣身以臣之冒忝校正之列而替行進獻之儀也臣猥以昔年邇密之蹤獲效今日終事之誠承命榮愴敢不殫力而工不足以摹畫天日識不足以鋪揚典謨若其采錄紀載之功則有纂輯諸堂繙閱鋟印之勞則有監董諸臣臣則不過奉琅函而尋數對芸緗而校準繫年撰次謹守凡例而已至於　清廟奉上之時又不過隨臚唱升降跪

典而已罔功而受之則是累玷匪頒之式也無勞而
酬之則是謬違蕃庶之典也今若深軫惜纓之義旋
紆藏袴之命則在朝典不至爲褻在微分如新受賜
伏願 聖明亟令還收臣所有賞旨以安賤悰焉

叙用別諭後引罪疏己酉

伏以臣罪臣自知之自古受恩深重未有如臣之甚
者負罪無狀亦未有如臣之甚者從前受任絲毫蔑
效遡事輒失無往非罪而至於前冬筵對事而臣之
罪尤大矣臣惛顚迷錯思慮未周倉卒妄率自陷重
戾律其所犯何罰可赦淵度包荒止施薄罷壞憲墮

綱尤是臣罪上添罪而伏奉處分辭旨開諭備摯臣
尤悔戰慄卽宜溘然無知而屛投窮山食息苟活臣
之頑冥蠢愚又眞木石之不若矣夙宵跧伏涕泣訟
愆之際不意史官臨宣綸言以 東朝慶賀之隔日
令臣入參先之以 聖衷之悵鈌申之以臣身之情
禮雙擎百誦聲淚俱發以臣當勘之罪獲此特召之
恩亦自古人臣之所未有也臣雖殞結何以酬此萬
一且伏念 慈聖殿下寶紀周甲之慶薄海臣民之
所蹈舞咏歌爭獻祝於歡聲協氣之中而臣以 先
朝遡密之蹤又名忝兩府苟有一分可强之勢則豈

欲自阻於昕庭呼嵩之班哉以情以禮私義有不暇
顧廉防有不暇論而第以罪辜俟勘之身若冒沒趨
造則王章朝體損失非細臣爲是懼不敢仰副隆摯
之命臣罪至此尤合萬殞茲敢冒悚哀籲伏乞　聖
明俯賜鑒諒亟降威罰以勵臣分不勝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昨日別諭以往事之不必更提
情禮之不可不伸磬悉予意意謂卿不待多誥而犂
然矣今見來章不覺失圖何必拖引不當引之義爲
此逡巡乎誠萬萬過矣望卿即日還第以副予企望
之心

辭奉迎錫馬劄

伏以臣伏見　慈聖殿下傳教以臣有江都奉迎之行特賜臣具鞍廐馹臣稽首惶恐誠不敢祇領竊惟我　慈聖殿下奠丕基於綴旒之際定大策於簾帷之內爰稽皇朝懿典仍進臣與知中享臣洪鍾應馳到迎駕臣拭鼎湖攀弓之淚仗渭橋奉璽之命就尙冠之里而護輸獮之儀瞻奉於祥虹彩雲之間昵近於鳳委日表之光天心悅豫雨收氣朗百靈陪衞程路萬安端門升日萬姓相慶邦籙轉危而爲安輿情先號而後忭況如臣者先覩　聖作之始躬攀龍輿

之時且榮且幸爲龍爲光而已何勞之可效何功之可紀而上馹隆錫遽侈此分外之異數哉惜名愼賞昭辟所以制治之具也一或踰濫在典爲褻矧今一初端本之政若緣臣而仰累懋賞之德則臣心悚恧尤當何如具犢仰煩非由飾讓伏乞 聖明仰稟東朝亟命還收以安微分焉